

# 抽彩“维纳斯”

莱托著

西班牙舞女凯莉国色天香，美貌绝伦，人们把她比作佛罗伦萨的维纳斯。她跳的伦巴舞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你只要欣赏一次，就懂得什么是南国热带的万种风情。她腰肢轻柔，舞步明快，雪白的披纱绕着玉臂红指飘飘拂拂，令人迷离眩惑；丰乳酥胸伴着音乐颤颤悠悠，使人心旌摇荡。在她的舞蹈中有一种天生能撩拨人们情欲的魅力，常常燃得台下欲火熊熊。但她自己却十分清醒，就像一种波斯蝴蝶，围火跳舞却从不惹焰烧身。每次演出，观众都拼命鼓掌喝彩，渴望重睹一眼维纳斯再生。而“维纳斯”也很少让观众失望，总是微笑着又出现在台上，像一个光彩夺目的天使，飘然降落在乱糟糟的峨摩拉城(注：《圣经》上一个因荒淫而被上帝毁灭的城市)。

有一次，凯莉到南美洲旅行演出，她那绝妙的舞姿风韵立刻使当地人神魂颠倒。人们觉得，仅仅鼓掌喝彩已不够刺激，于是，男人们决定用戏票再购一次彩票，中彩者可以在晚上演出后单独带她外出，度过一个消魂之夜。

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稀奇的主意，不过，在对什么都喜欢靠运气和机缘来决定的古巴人而言，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是可惜，在繁星万点的夜空中只有一个“幸运的月亮”，因此，在卖票口拥挤的人群中，人人都板着面孔，暗怀妒恨盯着买同样彩票的对手：也许，本该落入我怀中的鲜花被他采去了呢！

演出前，当凯莉看见座无虚席的、狂热兴奋的现众时，也不禁有几分激动了。这些着了迷的人们放弃了所有其它娱乐，只渴望欣赏凯莉滑曳的黑人舞步和用柔和的西印度群岛方言呼叫：“啊吡，卡伦拉塔。”

然而，今晚却没有疯狂的“再来一个”的喧嚣，也没有要求她把那些刺激性的舞姿延长下去的呼喊。人人都急不可待地盼望摇奖，盼望那个摄人心魂的号码。

一顶大礼帽装满了编了号的纸条，剧院经理亲自监督摇奖，由于过于紧张，他脸色发白——如此众多的“狂蜂”追逐同一朵鲜花会有什么结果？！

其实，人们的狂热劲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一美貌女性的情欲，对这些梦幻着西班牙异国情调和巴黎艺术之乡的南美人来说，一个法国女郎就代表着整个巴黎；一位西班牙姑娘就意味着地中海边阳光妩媚的格拉那达。从欧洲来的女演员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神圣而浪漫的魔力，他们渴求的是那种梦幻般的、热烈而美妙的精神刺激，并不仅仅是漂亮的肉体本身。

午夜 12 点，一位身着晚礼服的人终于宣布了中奖号码——313。

整个大厅都骚动起来，所有的目光都在寻找这位幸运儿。但没有人回答，大厅又安静下来。一位只差一点就中彩的观众懊丧地碰了一下他的邻座 313，然后几乎是强迫地使他站起来。

中彩者五官端正，不过却是一个被当年西班牙统治者叫做“煤炭”、而今仍然被一些白人歧视的“黑鬼”。

“黑鬼”慢慢站起来，带着一种优雅而又滑稽的庄严神情不慌不忙地打开钱包寻找，好半天才从一个油腻肮脏的信封里掏出彩票。他双手将彩票高高举过头顶，哧哧哧地把它撕得粉碎，再当着目瞪口呆的人群洒得满天飞舞。此举

充分表达了他的蔑视和拒绝，但人们还不相信他居然会不要这朵西班牙最美的鲜花。

“煤炭”摇着头，脸色显得阴沉而愠怒，但心里却为自己所引起的惊愕和骚动洋洋得意。他记得因种族歧视带来的种种苦难，忘不掉他当奴隶的祖先在甘蔗田里悲惨死去的不幸遭遇。但现在，他把这些白人狂热追求的鲜花象不值一文的纸片一样撕得稀烂，一种报复后的巨大喜悦在他倔强黝黑的脸上闪闪发光。

凯莉站在台上，双手叉腰，又羞又怒。黑人得意地耸耸肩，带着一种非常高贵和自重的神态转身准备离去。

整个剧院的观众这时才清醒过来，激怒的人群向黑人扑去。这个不知好歹的黑鬼居然敢羞辱西班牙的娇花、厌恶格拉那达的美女，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拳脚雨点般袭来。半小时后，黑人被送往医院，鼻青脸肿，气息奄奄。然而，抽彩的热情也烟消云散了。

1986年译（《文学翻译报》1989年发表）

## 启迪心灵的光辉

[美]海伦·凯勒

那一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的老师安娜·曼斯菲尔德·萨利文撞进了我的生活。想到两个即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心中充满了惊异。那天是1887年3月3日，我六岁零九个月。

在那个意义深远的下午，我哑然无声地站在门廊里，期待着。从我母亲的示意中和家里来来往往的忙乱中，我隐约地猜到将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于是，我走到门外，在台阶上等着。阳光透过复盖在门廊上的那一丛金银花，洒在我仰望的脸上。我手指无意识地把弄那熟习的叶片和花朵，它们刚冒出来迎接南方迷人的春天。未来将给我带来奇迹还是惊愕，我全然不知。几周来，气恼和酸楚不停地折磨着我，内心激烈的感情翻腾已使我感到深深的倦怠。

你是否曾在弥天大雾中置身海上，四周似乎被白色的夜紧紧困锁。那艘巨轮，惶惶不安而又忧心如焚，用铅锤和测深索探路向前摸索，不知港口究竟还有多远。“光！给我光啊！”我的灵魂在无声地呼唤，而就在那一刻，爱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灵。

我感到款款而来的步履。我伸出手，以为是母亲。有人握住我的手，并把我拥入她的手臂中。于是，她，走来了，走入我漆黑的世界，带给我光和爱。

老师来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将我领入她的房间，给我一个洋娃娃。当我玩了一会之后，萨利文小姐缓缓地在我手上拼写洋娃娃的单词“d-o-l-l-y”。我立即对这手指的划动发生了兴趣，并拼图模仿。当我终于拼写出这几个字母时，孩童的快乐和自豪使我兴奋得满脸通红。我跑下楼朝母亲奔去，举起手给她拼写洋娃娃这个单词，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在拼写一个单词，甚至不知道文学语言的存在，只是象猴子模拟般地移动手指。接下来几天，我照此章法又学会了不少单词，其中有“别针”、“帽子”、“茶杯”，还有几个动词，如“坐”、

“站”和“走”。老师一连好几周同我呆在一起；让我明白了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名称。

一天，当我正在玩耍我的新洋娃娃时，萨利文小姐将我那个破旧的大洋娃娃也放在我膝上，仍旧拼写“d-o-l-l”。她试图让我明白“doll”一词对两个玩具都适用。早些时候，我们曾对“饮料”和“水”两个词争辩了一番。她想让我记住“m-u-g”指的是一种清凉饮料，而“w-a-t-e-r”则指水。而我始终愚顽不化，两者混淆不清。绝望中，她只好暂且作罢，但只要一有机会，她就设法旧事重提。对她的不厌其烦我已失去耐心，我一把抓起新洋娃娃，向地上砸去，碎片碰着我的脚，使我十分开心。发作一通之后，我却不感到难过，也不后悔。我并没有爱过洋娃娃。在我漆黑、寂静的世界里，从未有过温柔的情感。我感到老师把碎片扫到炉边，我心中的不快也一扫而光。她拿来我的帽子，于是我知道我们将出门、到温暖的阳光之中去，我不禁高兴得雀跃起来。

我们沿着小路朝井房走去，复盖在上面的金银花香阵阵袭来。有人正在汲水，老师将我的手置在水槽之下。当清凉的水流哗哗冲过我手时，老师在我另一只手上拼写“水”这个单词，开始时缓缓移动，然后急促拼写。我站着，一动不动。整个心灵都体会着她手指的动作。蓦地，我体验到一种模糊的意识，象是什么被遗忘了的东西——一种思维回归的震颤；语言的神密之门在我面前霍然敞开。我于是意识到：“w-a-t-e-r”这几个字母意味着一种从你手上流过的，美妙而清凉的物质。这活灵灵的单词启迪了我蒙昧的心灵，带来了光辉、希望和欢乐，使心灵自由地飞翔！不错，前面还有重重障碍，但迟早会被一扫而光。

我离开了井房，急切地渴望学习。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名称，而每一个名称都打开了一扇新的思维之门。当我们回到家中，我所触及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发生生命的颤动，这是因为我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崭新的视觉，“看见”了身旁的大千世界。一进门，我就想起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我摸索到炉边，拾起碎片，徒劳地想使它们重新接好，眼中盈满了泪水。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平生第一次感到后悔和伤心。

那天我学会了許多生词，现在已记不全是哪些了，但记得其中有母亲、父亲、姐姐、教师等词。这些字“像是亚伦的魔杖(注)，缠绕着鲜花”，将使大千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色彩缤纷。

当那决定性的一天即将过去时，我躺在我的小床上，享受着生活的快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平生第一次，我渴望着新一天的到来。

(注：典故出自圣经，亚伦的魔杖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大约译于1985年(《盲聋之音》1988年第4期发表)

## 北极母熊

温暖的北极夏季即将过去，火红的太阳在地平线上挣扎，眼看要被大地吞没。这时，摇摇晃晃走来一头怀孕的北极母熊，她清楚地知道，前面，是漫长而严酷的北极之夜。

她的孩子将要诞生在长达数月之久的、零下 50 摄氏度的冬夜里，诞生在她自己挖掘的、没有任何食物的雪洞中。整个冬天，她和幼熊都得靠消耗她体内的脂肪生活。因此，她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可能地捕食、长胖，以度过严峻的日子。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她顺着冰层的边缘狩猎，那儿有水，有海豹，有鱼，甚至还会有一两只海豚或者海象。

这是一个严寒的世界，看不见任何树林，北冰洋冰凉的海水冲击着格陵兰岛、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海岸。到处是雪和冰，旧的和新的，漂浮的和耸立的，都在不停地运动。只有在夏天，这儿才会显得有生气。那时，空气中充满了贼鸥，白鸥和其他鸟儿们热闹的喧哗。可现在，只剩下蓝色海水哗哗拍打冰层的声音。

母熊摇摇摆摆，迈着沉重的脚步。在这黑色的天空下，荒凉的冰雪中，她也代表着白色世界的部分威力。北极熊是熊类中最大的一种，她身强力壮，凶猛危险，能在海中游 64 公里，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天敌能同她抗衡。只有她，在自己的王国里高视阔步。她毛皮粗糙的脚掌稳稳地踩在冰上，悄无声息地移动着她那庞大的身躯。此刻，她低垂着头，左右摇晃，惟恐漏掉冰上可吃的东西。她还不十分清楚自己体内的变化，然而，生理本能使她十分爱护未出世的幼仔，为他们储备营养，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因此，这时她决不去做平时那些冒险行动。

食物，哪儿有食物呢？

冬天的冷酷已在冰冷的空气中展示它的威力。母熊的眼睛、鼻子已感到寒冷的刺激。

突然，她看见，在冰原那边，有一头微黑贪睡的懒汉——海豹。机不可失！母熊迅速决定了捕捉的方法：悄悄滑入水中，切断海豹的退路。

冰层轻轻摇动了一下，母熊沉重的身躯没入水中。在水中，母熊如同在岸上一样轻松自如，既能浮游，又能潜水。她体内有层厚厚的脂肪，外面又有浓密多油的毛皮，再加上水比空气还暖和，因此，母熊并不感到寒冷。

母熊全神贯注利用冰角的掩护，在几次巧妙的潜游之后，接近了海豹。

突然，海豹发现了母熊，它的脸立刻恐怖得抽搐起来，刹那间竟手足无措。是按照惯例跳入海中逃走(这几乎是等于直接落入熊口)，还是拼命跑过冰块，跳入另一个冰洞？

海豹选择了后者。

母熊猛然跃出水面，跳上岸，扑向吓得魂飞魄散的海豹。

雪地上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只见水珠四溅，白雪飞舞。海豹拼命挣扎，然而无济于事。在母熊致命的打击下，雪地上洒满了鲜血。

海豹终于不动了，母熊赶快回过头来抖掉身上的水珠，以免结冰。她迅速在雪地上滚动，用鼻子摩擦，扫清两肋和下颚的水珠。很快，全身变干了，地上只有几根卷曲的毛发冻结在一起。

现在该享用海豹了。首先开膛，撕下皮和油脂，放出体内气味，然后大嚼热乎乎的红肉。海豹肉是她最喜爱的食物，味香肉热，全然不像那又冷又硬的鳕鱼肉。

母熊突然停止了咀嚼，警觉地抬起头，一边倾听一边嗅闻，同时四下张望。血，从下颚滴到雪地上。自然界中，北极熊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天敌，但不知从

哪一代起，他们开始有了生命危险。

四周悄无声息。

然而她相信自己的直觉，一定有危险！她恋恋不舍地抛弃了剩下的鲜肉，潜入水中。在水中容易隐藏，也容易逃走。

不一会儿，她看见一种直立行走的“陆上海豹”沿着冰岸走来。他们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动物。看上去相当软弱，但却十分危险。他们居住的地方散发出灯光，喧嚣和精美食物的香味。

她注视着这些走近了的稀奇动物，考虑着是否把他们像刚才的海豹一样处理。但体内未出世的生命提醒她不要冒险。于是，她潜入水中，消失在“陆上海豹”的射程之外。

海面快结冰了。母熊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把肚子塞满海鱼。此时，冰冷的岩石和碎石堆上再也找不到美味的苔藓、多肉的浆果和甜根，她只得不停地潜入水中寻觅食物。

北极的白昼结束了。在残存的粉红色的微光中，一只雪橇默默地朝南疾飞。即将来临的北极之夜把生命逐出了这块寒冷荒芜的土地。

海面开始结冰，水面出现晶体，到处都是冻结的噼啪声，仿佛冰雪在磨着利牙展示严冬的淫威，天空中挂着微微活动的帷幕——北极五彩缤纷的极光。北极之夜开始了。

真正的严寒现在才到来。食物已经绝迹。母熊开始选择过冬的洞穴。此刻，她体内已蓄满了由海豹和大比目鱼转化而来的脂肪，肥肥胖胖，可以过冬了。

大量的原始陈冰堆积在山上，山中的坑洼洞穴都灌满了白雪。冰雪滴成的冰柱悬挂成排。冰柱的后面，有一个紫色的大菱洞，母熊选中了它。洞中积满了雪。雪很松软，她很快掘下去。最后她认为够深了，就把身子蜷成一团，在洞中滚来滚去，不停地推，压。四壁受热融化，但很快又冻结，形成光溜溜的墙壁。她的呼吸和体热顺着她进洞的路传出去，融化了积雪，但冷空气又立刻使其结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冰管，通过它供给空气。

在雪洞中，母熊感到相当暖和，浓密多油的毛皮和厚厚的油脂像棉被一样覆盖着她。她躺下开始冬眠并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不知过了多久，腹中一阵剧痛震动了全身。母熊不安地摇摆、甩头，不断变换姿势。疼痛越来越厉害，时间也越来越长。母熊绷紧全身肌肉，呻吟，用劲、收缩。一阵痛苦的痉挛之后，地上出现了一只湿漉漉的幼熊。他十分瘦小，除了轻微的咪喵声外，几乎像是没有生命。

母熊愉快地用鼻子挨擦他，想把他弄干。紧接着又是一阵疼痛，第二只同样大小的幼熊来到世间。

艰巨的生产终于结束，收缩开始减退，疼痛逐渐消失，母熊的心跳也变得正常了。她不停地抚摸和舔她的孩子，幼熊很快变干，开始显得有生气。母熊躺在地上，看着由自己血肉所创造的生命，享受着做母亲的巨大喜悦。

一天，洞外传来声音，头顶上的冰嘎嘎作响，雪在杂乱的脚步下震动。母熊慌忙站起来，她瘦骨嶙峋，满脸凶光，血在全身疯狂奔涌。万一那些“陆上海豹”发现洞口热乎乎的气洞或者踩上浮雪跌进洞来，母熊非得拼个你死我活！

很幸运，声音和脚步逐渐消失了

此时，外面的世界里，太阳又姗姗返回。天色逐渐由青转红。最高的山峰上，

闪耀着太阳的光辉。母熊在穴洞深处也能感到气候的变化，随着光线的透入，雪渐渐变得明亮。

小熊已睁开了眼睛，毛皮也已长全，身体一天天强壮，该出去见见世面了。他们要学的东西多着哪：游泳，捕鱼、搏斗、猎捕海豹等等。母熊除了给他们寻找食物之外，还得兼任教师和保镖，而这些都得由她独自承担。往年还有头公熊帮她，可今年公熊已经不在了一一他白色的熊皮在“陆上海豹”营房前面高高悬挂，迎风飘舞。

母熊用巨大的前掌和黑色的爪子打碎冰墙，撞开积雪，带着幼熊爬出洞来。

外面空气清新冰凉，阳光像针一样刺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看清眼前的世界：在彩色的日晕光环下，北极大地银装素裹，与蓝色柔和的大海交相辉映。阳光、春风、喧闹交织在一起，向他们展示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海水清凉的水波闪烁着难以抵抗的诱惑。母熊兴高采烈地跳下去，在水中尽情地翻滚，整个身心都浸透了清新、浸透了欢娱，把在冬天里淤积的浊气污垢都洗涤一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想起母亲的重大职责，于是转身督促小熊下水。小熊坐在岸上，胆小得吱吱直叫，畏畏缩缩走两步，又慌忙爬回去。母熊不断催促，一只小熊往冰岸多走了两步，稳不住，尖叫着滑入水中。不过他转眼就像软木一样浮了起来。弟弟看见哥哥平安无事，便也壮着胆子，不顾一切跳了下去。在带着几分苦涩的水沫中，他们惊愕地眨着眼一一原来自己天生就能浮水。

游了一会儿，母熊把他们推到冰上，抖落水珠，擦干身体，然后独自去找食物。她很快捕到一头海豹，于是，母熊和小熊坐下来大吃一顿。饭后开始上课，内容是如何捕鱼，怎样厮杀，等等。最初母熊和小熊常常饱一顿饿一顿，因为他们三个一起捕猎难免发出声响，不过还不至于饿死。

一天，不知什么时候，冰脊后面悄悄摸来了“陆上海豹”。母熊和小熊却全然不知。只

听“砰”的一声巨响，一只小熊翻倒在地，痛得把身子蜷曲起来。他被射中了！母熊和另一只小熊慌忙跳入水中，受伤的小熊也翻滚入海，竭力挣扎着向母亲和兄弟游去。此时他们也

顾不上他了，否则将是同样的结局。

他们奋力挣扎，但两只小熊年幼体弱，游得很慢。血，漂浮在深蓝色的海水中。

又是一阵射击，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们周围。

母熊焦急万分，她把小熊往前猛推一把，突然转身扑向敌人。她凶猛地跳上岸，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即使是死亡也无法阻止一位母亲为保护孩子的拼命。“陆地海豹”猝不及防，吓得四散奔逃。

母熊重新入水追上她的孩子。

受伤的小熊支持不住，大口喝水往下沉。母熊拼命地拖住他，游到远处的一块冰上。爬上冰，母亲立即舔他的伤口，小熊躺在冰上，痛苦不堪。他哥哥也帮着妈妈舔，一边悲哀地呜咽。

血，慢慢止住了，过了很长时间疼痛才消失。又过了好多天，小熊才重新吃东西。直到这时，母熊心里的疼痛才结束。

现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是充满生机的北国大地。在阳光的照射下，雪开始融化，浮冰变得又软又脆，在海浪的冲击下破碎消失。水中又充满了各种植物。逐渐扩展的海面因水中大量的硅藻植物而呈现出绿茵茵的色彩。成千

上万的野花在岩屑卵石堆中争芳斗艳。大马哈鱼和鳕鱼在水中翩然沉浮。海草长长的手臂随着水波起伏悠然飘动。岸上，野兔蹦蹦跳跳、雏鸟叽叽喳喳。食物丰富起来，到处都有苔藓，根块、比目鱼和海豹。

太阳越来越烈，雪水汇集成水塘。冰柱湿淋淋地闪耀着光芒，一根根地断裂，摔在地上像玻璃一样破碎。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到了。

母熊和她的孩子生活在北极世界里，不懂得为什么他们会按这种方式生活，只知道生活中有痛苦也有欢乐。当夏天结束，北极之夜到来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母熊同她的后代，遵循大自然那深奥而神秘的原则，就这样，在痛苦和欢乐之中，在北极世界里，一代又一代地繁殖、生存下去。

发表于《《知音》海外版 2000 年 2 期；《读者》2000 年 7 期转载）

## 抽签

[美]雪莉·杰克逊

这篇故事最初在美国“纽约人”杂志上发表后，表示惊叹、愤怒和困惑的信件雪片般飞向编辑部，然而，作者雪莉·杰克逊却拒绝作答。她认为读者应自己探寻其中的意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

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天空晴朗，阳光和煦，四处绿草茵茵，繁花吐馨，充盈着盛夏清新的暖和。七点钟左右，村民们开始聚集在邮局和银行之间的四方空地上。有些镇上，由于人多，抽签要花两天时间，因此六月二十六号就得开始。但这个村子总共不过 300 多人，只需两小时左右就够了。所以，抽签可以在上午十点开始，结束后村民们还有时间回家吃午饭。

孩子们自然先来了。学校最近放了暑假，大多数孩子对自由自在的活动还不太适应。他们静悄悄地聚拢呆了一会儿，才开始吵吵嚷嚷地玩了起来。他们谈论的是教室、老师、书本和惩戒。巴比·马丁已经把他的口袋塞满了石头，其他男孩也照他的样挑选最光滑、最圆的石头。巴比，亨利·琼斯和狄克·德拉卡斯最后收集了一大堆石头，堆在四方地的一角。他们看守石头着不让其他孩子偷袭。女孩们站在一旁各自交谈，并扭头望着男孩。幼小的孩子不是在尘土中打滚就是紧拉着哥哥姐姐的手。

接着男人们开始聚集拢来，一面用眼睛搜寻自家的孩子，一面对谈论着雨水、种植、拖拉机和税收。他们站在一起，避开角落里的那堆石头。他们之间的玩笑是低声压抑的，只是微微笑一下而不放声大笑。女人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庭服装和毛线衫，跟在男人后面来了。她们彼此打个招呼，说一点闲言碎语，然后朝自己的丈夫走去。很快，女人们站在各自的丈夫身边开始呼唤自家的孩子。孩子们在被叫了四五次之后才勉强地走来。巴比·马丁突然低身躲开了他妈妈的抓拿，笑着跑回石头堆。他父亲厉声叫喊，巴比才赶快回来站到他父亲和大哥之间。

就像在万圣节儿童俱乐部里指导跳四方舞一样，抽签也由沙姆斯先生主持。他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些公众活动。他是个国字脸的乐天派，经营煤炭生意。

村民们有些替他难过，他没有孩子，老婆又是个泼妇。当他拿着那个黑色的木盒子来到四方空地时，村民中响起了嗡嗡的说话声。他挥了挥手叫道：“晚了点，乡亲们。”邮政局长格威乌斯提着只三条腿的凳子跟着他，凳子被放在四方地的中央，沙姆斯把黑盒子放在上面。村民们与凳子保持一段距离，其间留出一块空地。沙姆斯问道：“谁愿帮帮我？”人们犹豫了一会儿，马可和他的大儿子巴特走出来扶稳凳子上的木盒。沙姆斯搅动里面的纸片。

最初抽签的那一套设备很久以前就丢失了，现在放在凳子上的黑木盒在镇上最老的人——老渥伦——出生前就在使用。沙姆斯不断对村民们讲要做一个新盒子，但没有人愿意搅乱由这黑木盒所代表的那些古老传统。据传，现在这个盒子中的有些木料是来自前一个盒子。前一个盒子则是由最初建成这个村子的人制造的。每年抽签后，沙姆斯就又开始喋喋地说起做新盒子，但每年都只是说说而已。盒子逐年变得更加破旧，现在再也不是全黑色了——一面裂得厉害，显出木头的本色，另一些地方不是褪了色就是污迹斑斑。

马丁和他大儿子巴特牢牢稳住盒子直到沙姆斯用手搅完纸条。由于许多仪式已被遗忘或遗弃了，沙姆斯成功地用纸条取代了使用了许多代的木片。木片，沙姆斯争辩说，对一个小村庄来说是可行的，但现在村民已增加到 300 以上，看来还要不断增加，于是使用易放入盒子的纸条就很必要了。抽签的前一晚，沙姆斯与格威乌斯制作了这些纸片并把它们放入盒子里，然后带到沙姆斯煤炭公司的保险箱里锁起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把它拿到四方空地。一年的其他时间里，盒子被收拣起来，有时放这儿，有时放那儿，某一年在格威乌斯的谷仓里，另一年在邮局的地上，有时又被放在了马丁杂货店的架子上。

在沙姆斯宣布抽签开始之前还有许多小事要做。那些名单要整理：每家的人数，每家几个户头，每个分支的户主是否在家。沙姆斯要在邮局局长旁正式宣誓作为抽签官员。有时，一些人记得有某种朗诵，由抽签官表演，那是一种马马虎虎、缺乏音调的赞美诗，每年都枯燥地喋喋不休。有些人认为他应当走在人群中。不过，很多年以前，这部分仪式已被终止了。以前也还有一种致敬的仪式：抽签官需向每一个到盒子前来抽签的人致意。现在，此项仪式亦已时过境迁，眼下只需向抽签者讲几句话就行了。沙姆斯对此道颇为精熟，他身着洁净的白衬衣和蓝色裤子，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搁在黑木盒上，对着格威乌斯和马可父子喋喋不休，似乎显得十分高贵和重要。

当他终于住了口转向聚集的村民们时，哈其逊太太沿着小路向四方地匆匆走来，她的毛线衫搭在肩上，溜入人群后面。“简直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对站在身旁的德拉卡斯太太说，她们两人都轻声笑了。“我还以为我那男人出去在后面堆柴火呢，”哈其逊太太继续说，“后来我望着窗外发现孩子们都走了，我才想起今天是 27 号，于是我跑着来了。”她在围裙上擦干手。德拉卡斯太太说，“不过你来得正是时候，他们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说呢！”

哈其逊太太伸长脖子从人群中望过去，看见她丈夫和孩子站在靠前的地方。她拍拍德拉卡斯太太的手臂作为告别，然后从人群中挤过去。人们心情愉快地让开，两三个人用刚好能使人们听得见的声音说：“哈其逊，你妻子来了。”“比尔，她总算来了。”哈其逊太太走近丈夫，沙姆斯高兴地说：“我还以为我们只得缺少你自个儿进行了呢。”哈其逊太太咧嘴笑道：“我总不能把菜盘堆在洗槽里吧。”轻轻的笑声扫过人群，哈其逊太太来后，村民们又移回各自的位置。

“好了，现在，”沙姆斯庄重地说，“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把这事做完，我们就可以回去干活了。还有人缺席吗？”



“邓巴。”几个人同时说，“邓巴，邓巴。”

沙姆斯查阅他的名册。“卡莱德·邓巴，”他说，“不错，他腿折断了，是吗？谁替他抽？”

“我，我想是我。”一个女人说。沙姆斯转过头看着她。“妻子替丈夫抽？”沙姆斯说，“你有成年男孩替你吗，简莉？”虽说沙姆斯和村民们都十分清楚简莉家的情况，但抽签官还是照章一本正经地询问。邓巴太太回答时，沙姆斯带着一种礼貌的专注表情等着。

“荷若斯还只有16岁，”邓巴太太遗憾地说，“我想今年我还得替我男人抽。”

“好。”沙姆斯说。他在手中的名册上记了一下，然后问道：“瓦特逊今年参加抽签吗？”

人群中一个高个子男孩举起手：“是的，我代表我和我妈抽。”他不安地眨着眼把头缩了回去，这时人群中有人说了些赞美话：“好小伙，杰克。”“很高兴看见你妈有个男人替她了。”

“行了。”沙姆斯说，“我想人人都到了，老渥伦来了吗？”

“来了。”有声音答道。沙姆斯点点头。

沙姆斯清了清嗓子看着名册，人群突然沉静下来。“准备好了？”他喊道，“现在我要念名字了——先是家庭人数——男人出来从盒子里取一张纸条，握在手中不要打开，直到每人都拿了后才能看。清楚了吗？”

人们早已抽过无数次，所以他们对他的指令似听非听。人们大都沉默无语，润湿嘴唇，目不斜视。于是沙姆斯高高举起一只手念道：“亚当斯。”一个男人离开人群走出来。“嗨，亚当斯。”沙姆斯说。“嗨，乔。”亚当斯说。他们刻板而紧张地相互咧嘴笑了笑，亚当斯把手伸进黑盒子取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条，他紧捏着纸的一角，转身匆匆走向他原来的地方，稍稍离开他的妻儿，不低头去看握着纸的手。

“阿伦。”沙姆斯念道，“安德逊……笨斯姆。”

“两次抽签之间似乎没有间隔。”德拉卡斯太太对格威乌斯太太说，“好像上周才抽过。”

“时间的确过得太快。”格威乌斯太太说。

“克拉克……德拉卡斯。”

“我男人去了。”德拉卡斯太太说。当她男人朝前走去时，她窒息屏声，大气不出。

“邓巴。”沙姆斯念道。邓巴太太沉着地朝盒子走去。

“下个是我们家了。”格威乌斯太太说。她盯着她丈夫从盒子的一边绕过来，庄重地向沙姆斯打了招呼，然后从盒子里选了一张纸条。此时，人群中所有握有纸条的男人都紧张地把小纸片在他们的大手中转来转去。邓巴太太握着纸条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一起。

“哈伯特……哈其逊。”

“到那儿去，比尔。”哈其逊太太说，人们听见她在笑。

“琼斯。”

“据说，在比村的那面人们正在讨论废除抽签。”亚当斯对站在身旁的老渥伦说。老渥伦嗤之以鼻：“一伙疯狂的傻瓜。听那伙年轻人的，他们没一件事顺眼。你知道，他们下一步还想走向山洞去住，人人都不干活，照那样生活一阵子。过去有这样的俗话‘六月抽签，五谷丰登’。没有抽签，你知道，我们首先就得去吃炖繁缕（一种小野草，其叶和种子为鸟的食物）和橡子。所以总是有

抽签。”他接着又暴躁地说：“你看小沙姆斯在那儿同众人开玩笑简直令人眼胀。”

“有些地方已经废除了抽签。”亚当斯太太说。

“那只会麻烦。”老渥伦激烈地说，“一伙年轻的笨蛋。”

“马丁。”巴比·马丁注视着他父亲朝前走去。“欧文戴克……珀西。”

“我希望他们快点。”邓巴太太对她大儿子说。

“他们快完了。”儿子说。

“你准备好跑去告诉你爸爸。”

沙姆斯念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谨慎地跨步上前从盒子里选了一张纸条。接着他叫道：“渥伦。”

“第七十七次参加抽签了。”老渥伦说着穿过人群，“第七十七次了。”

“瓦特逊。”高个子男孩笨拙地走过人群。有人鼓励：“别紧张，杰克。”沙姆斯说：“慢慢选吧，孩子。”

“赞力利。”

这之后是长时间的寂静，匿息屏声的寂静。最后沙姆斯把他的纸条举在空中说：“行了，伙计们。”好一会儿没人移动。接着所有的纸条都被打开了。突然，全体妇女异口同声地问：“谁？”“谁中了？”“邓巴家？”“瓦特逊？”紧接着声音传出：“是哈其逊，是比尔。”“比尔·哈其逊抽中了。”

“去告诉你父亲。”邓巴太太对她大儿子说。

人们开始转过眼看哈其逊家。

比尔·哈其逊一动不动地站着，瞪着手中的纸条。

苔丝·哈其逊对沙姆斯吼道：“你没给他足够的时间挑选他所想要的纸片，我看到的，这不公平！”

“勇敢点，要讲公道，苔丝。”德拉卡斯太太叫嚷着。

“大家的待遇都一样。”格威乌斯太太说。

“闭嘴，苔丝。”比尔说。

“喂，诸位。”沙姆斯说，“这很快就完了，现在我们赶快再抓紧时间把这事干完。”他查阅了另一个名册。“比尔，”他说，“你代表哈其逊家抽签，在哈其逊家中还有其他户主吗？”

“有邓和夏娃。”哈其逊太太嚎叫说。“让她们也参加抽。”

“女儿在夫家抽，苔丝。”沙姆斯温和地说，“这一点你同别人一样清楚。”

“这事不公平。”苔丝说。

“我想没有了，”哈其逊懊悔地说，“我女儿同夫家的人抽签，这是公平的。除了孩子外，我没有其他家庭了。”

“那么，就代表家族抽签而言，应该是你。”沙姆斯注释地说，“就代表户主抽签而论，也还是你，对吗？”

“是的。”哈其逊说。

“你有多少孩子。”哈其逊正正规规地问。

“三个。杰米，南希和小戴文，另外就是苔丝和我。”

“好，那么，”沙姆斯说，“亨利，你把他们的纸条都收回来了吗？”

格威乌斯点点头举起纸条。“那么把它们放入盒子。”沙姆斯指示说，“把比尔的拿来放进去。”

“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抽签。”哈其逊太太尽量平静地说，“我告诉你这不公平，你没给他足够的时间挑选，人人都看见的。”

格威乌斯选了五张放入盒子，把其他的纸条全部丢在地上，微风吹来，纸

片翻舞。

“大家听我说。”哈其逊太太对围着她的人说。

“好了吗，比尔？”沙姆斯问。比尔飞快地朝他的妻儿们扫了一眼，点点头。

“记着，”沙姆斯说，“拿出纸条不要打开，直到每人都抽了一张。亨利，你帮帮小戴文。”格威乌斯牵着小男孩的手，他很情愿地朝盒子走去。“从盒子里拿一张纸条，戴文。”沙姆斯说。小戴文把手伸进盒子笑起来。“只拿一张。”沙姆斯说，“亨利，你帮他拿着。”格威乌斯握着男孩的手，从他右拳里取出一张叠着的纸条。小戴文站在他旁边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南希，下一个。”沙姆斯说。南希十二岁，她朝前走时，她学校的朋友们神情异常紧张。她摆动衣裙，优雅地从盒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比利，杰米。”沙姆斯说。比利脸色呈红，双脚过大。他拿出纸条时几乎把盒子碰翻。“苔丝。”沙姆斯念道。她犹豫了一会儿，桀骜不驯地四下环望，然后绷着嘴唇朝盒子走去。她飞快地抓出一张纸条，握着放在身后。

“比尔。”比尔·哈其逊把手伸进盒子里四下摸索，最后伸出来，拿着纸条。

人群悄然无声。一个女孩悄声说：“希望不是南希。”这窃窃私语的声音传遍了人群。

“以前可不是这样，”老渥伦喋喋地说，“现在这些人可不像以前了。”

“好了。”沙姆斯说，“打开纸条。亨利，你打开小戴文的。”

格威乌斯展开纸条举在空中。人人都能看见那是张白纸。人群中响起普遍的叹息。南希和比利同时打开纸条，两人顿时满脸生辉，笑出声来。他俩朝人群转动身子，把纸片高高举在头上。

“苔丝。”沙姆斯说。没有动静。于是他看着哈其逊。比尔·哈其逊打开纸条公之于众——是张白纸。

“那就是苔丝了。”沙姆斯说，他的声音低沉下来，“把她的纸条给我们看，比尔。”

比尔朝他的妻子走去，强迫从她手里夺过纸条。纸条上有一个黑斑，那是沙姆斯头天晚上在煤炭公司的办公室里用一只粗大铅笔做的。比尔把它举起，人群中有些骚动。

“行了，乡亲们，”沙姆斯说，“让我们赶快结束吧。”

尽管村民们已经忘记了那些仪式，又失去了原来的那个黑盒子，但他们都还记得使用石头。早晨男孩们堆的石头早已准备就绪；地上也有的是石头，从盒子里来的碎纸在其间飞扬。德拉卡斯太太选了一块大得她不得不双手才能抱起的石头，然后转向邓巴太太说：“喂，快点！”

邓巴太太双手拿着些小石头，喘着气说：“我一点不能跑，你先走，我会赶上你。”

孩子们已石子在握。有人给了小戴文几颗鹅卵石。

苔丝此刻已站在一块清扫过的地的中央，当村民们向她逼来时，她绝望地伸出手臂：“这不公平。”她喊道。

一块石头击中了她的头。

老渥伦嚷着：“快，快，大家都来。”

亚当斯走在人群的前面，格威乌斯太太在他旁边。

“这不公平，这不对！”哈其逊太太尖叫着。

然而，乱石已雨点般打来。

注：此文大约译于 1983 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笔很生硬。

[美]马顿·京特

在生活中，每当我遥望那令人胆寒的远景，感到沮丧之后，我总要回想起童年的悬岩。记得我不去望远在岩底的石头，而只专注足下的一小步，一步又一步直到到达目的地。然后，再回望走过的路程，我感到既惊愕又骄傲。

那是在费城一个酷热的七月天——57 年后我仍记忆犹新，我同五个男孩玩腻了弹子，想找点新鲜的玩了。

“嘿！”纳德说，“我们好久没爬悬岩了。”

“走！”有人嚷叫。

我颇感踌躇。虽说我很渴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勇敢、生龙活虎，可我 8 年来，常常是病恹恹的，而且我一直牢记妈妈叫我不要冒险的告诫。

“来呀，”我最好的朋友杰利喊道，“别像个胆小女孩！”

“我来！”我叫着跟他们跑去。

我们来到一块林中空地。悬岩在离我们较远的一边赫然耸立。岩壁几乎垂直，上面灌木蓬乱，岩石突兀，虽说只有约 60 英尺高，但于我说来却像一块不可攀越的禁地。

男孩们一个接一个朝距岩顶三分之一的一块突出部爬去。我跟着他们，颤颤抖抖，汗流满面，瘦嶙嶙的胸脯下心怦怦直跳。

终于我也爬上了突出部。我不安地尽量往里靠，其他孩子都慢慢移到悬沿上去，那景象使我头昏目眩。

接着他们朝岩顶登攀，从那儿可以绕路回家。

“嘿，等等。”我柔弱地发出嘶哑的声音，“我不能……”

“拜拜，在滑稽漫画栏里再见。”一个男孩说，其他孩子都笑起来。

他们蜿蜒爬上岩顶之后，朝下望着我，一个孩子嘲弄地说：“你愿意就呆在那儿吧，那儿全都归你。”杰利看上去有些关切，可他还是同其他孩子走了。

我从悬沿望出去，一阵昏眩。我爬不下去了，一定会抓不牢，掉下去摔死。可往上更糟——那儿更陡，更险。我听见有人啜泣，谁呢？原来是我自己。

时间流逝，暮色降临，四下已阒然无声。我爬卧在地上，恐惧和疲劳使我呆滞麻木，无法移动。

1945 年 1 月，英格兰瓦顿空军基地。今天早晨，我看到黑板上贴出了我的名字：明天，我要驾一架无火力双引擎蚊式飞机深入德占区进行气候侦察。我感到头整天都在旋转，仿佛看到座舱里炮弹爆炸，血流、伤痛、焰火……

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自己显然无法驾机远飞 1000 英里——穿越冬天海峡，进入纳粹防空炮火林立、战斗机成群的欧洲——然后还得返回。不行，我确实不行。

1957 年 1 月，纽约。我欣喜若狂。美国最著名的出版商之一阿尔福德亲自

给我提供了一个出书合同。我曾提议写一本关于爱情历史发展的书，从古希腊直到现在。可稍后我就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这是个庞大的工程，仅只想想和粗略地拟一个梗概还算有趣，可要具体来写则是另一回事了。我太草率鲁莽。

我实在难以想象我如何去搞懂爱情对古希腊人有何意义，对早期禁欲基督教徒又是何物，对中世纪的骑士、贵妇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对……够了！不行，我确实力所难及。

1963年6月，纽约。我躺在床上，尽管已深夜两点，仍难以成眠；我猜想黑暗中静静躺在身旁的妻子亦未入睡。今晚我们说好我要尽快搬走。

我感到身下的地面在退让，好像身体在跌落。我怎样对8岁的儿子讲呢？我妻子同我如何来对待我作为一个离了婚的父亲的权利？我们如何分配财产？我从未独自一人生活过，当我晚上闭上门，囚禁在孤寂之中，会有什么感受？不行，这条路太艰辛我无法成行。

薄暮朦胧，初现的晚星映在夜空。悬岩下的地面已模糊不清。树林中，一束手电筒光摇曳而来，我听见杰利和我父亲的声音。我父亲朝上照着手电，用安慰的音调说：“来，儿子，下来，晚饭已经好了。”

“我不行！”我大声哀哭，“我会掉下来，我会摔死！”

“听我说，不要去想距离太远，你只需要专心致志去走一小步，这你做得得到。盯着我照到的地方，你看到悬岩下那块岩石吗？”

我慢慢移过去，“看到了。”我说。

“好，现在把你的左脚移到岩石上去，不要担忧下一步，相信我。”

这似乎可行。我小心翼翼伸出左脚去探索，踩着了岩石。这使我增添了信心。“不错，”父亲喊道，“现在把右脚向右下方移几寸，那儿又有个立足点。”我又照着做了。此刻，我信心倍增。我能行，我想。

一次一步，逐渐下移。突然，我踩着了岩底的石头！我扑进爸爸强壮的手臂中，轻轻抽泣了一会儿，然后，惊讶地，我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获得了终身难忘的教益。

1945年1月，我把飞机滑向跑道，朝前推节流杆，头脑里只想着起飞，朝东，爬到25000英尺。不久，飞往北海。我对自己说，我所要做的只是保持此航向飞20分钟直到越过尼德兰的叔汶岛。这我能行。

越过叔汶岛后，领航员告诉我转航125度朝前飞10分钟到下一个检查点。这也不很难。

就这样，我驾机飞越了荷兰和德国。我一路上决不去焦虑整个航程，只专注于飞越的这一段，直到最后安然脱离敌占区。

1957年1月。在床上辗转大半夜，焦心那本野心勃勃的巨著，我夸口能写，实则无能为力。我又想起了旧日岩壁上的教益：如果只盯着下一步，我不会惊慌失措。

我先一心一意搞第一章，把能找到的有关希腊人爱情的书都找来读，这并非高不可攀。然后是整理笔记，把第一章分节，先写第一节。

两年半后一个令人振奋的下午，653页稿纸的最后一页由我的打字员打好

了。我高兴得像个孩子直翻筋斗。几个月后，我拿到了我作品的第一本印本。又过了几周，我开始读第一篇赞扬我著作的重要评论文章。

1963年9月，我打开我小套间的房门，搬进袋子，关上门。我已迈出了许多步中的第一步；这并不十分可怕。首先找房子，接着考虑如何对儿子解释，使他相信我就住在附近，仍是他父亲。这也办到了。今天，我搬进新家，布置，做饭，打电话，感到家的气氛。

到第二年，我已开创了新生活，具有了一个中年单身汉所需的社交和情感技能。

在生活中，每当我遥望那令人胆寒的远景，感到沮丧之后，我总要回想起童年的悬崖。记得我不去望远在岩底的石头，而只专注足下的一小步，一步一步直到到达目的地。然后，再回望走过的路程，我感到既惊愕又骄傲。

摘译自美国《读者文摘》1986年第二期  
《Lesson of the cliff》  
1987年发表于北京一家杂志（刊名忘记了）

## 夜半来客

[美] 罗伯特·阿瑟

伯尔其人与福勒所读过的那些关于间谍的描写风马牛不相及。福勒跟着伯尔走过他下榻的那幢法国旅馆里充满霉臭的走廊，感到非常失望。伯尔住的是个小房间，在第六楼，房间里几乎没有一点传奇人物的味道。

伯尔肥胖臃肿，腔调不纯。虽说他的法语、德语说得还马虎，但永远也无法彻底去掉他二十年前从波士顿带到巴黎来的新英格兰腔调。

“你失望了，”伯尔扭头气喘吁吁地说，“有人对你说我是个特务、间谍，从事刺探和危险活动。你想会见我是因为你是个作家，年轻，富有幻想。你指望的是夜晚神秘的人影，手枪爆响，酒中下药。

“可惜，你只同一个邋遢的胖子在一个法国音乐厅消磨了一个乏味的晚上。他，没有黑眼睛的美人悄悄塞递情报，只接到一个普通的电话，要求在他房间碰头。你一定腻透了。”伯尔暗自笑着打开他房间的门，站在一边让他沮丧的客人进去。

“你很失望，”伯尔对他说，“不过，振作点，我的年轻朋友，待会儿你将看到一份文件，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好几个男女为它冒了生命危险。文件正送往我这儿——这是它到达官方手中的最后一站。用不了多久，它会对历史进程产生积极影响。此想法颇具戏剧性，是吧？”他说着在身后关上门，然后打开电灯。

灯一亮，福勒当天第一次感到毛骨悚然：屋子中央站着一个人，手中握

着一支自动手枪。

伯尔连眨了几下眼。“马科斯，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在柏林。你到我房间里干吗？”

马科斯身材细瘦，个头不高，脸看上去使人想起狐狸的模样。除了那只枪外，他并不显得十分可怕。

“那份文件”，马科斯低沉地说，“那份今晚正给你送来的文件是关于一些新导弹的。我必须从你这儿把它拿走！”

伯尔移到一张椅子上沉重地坐下，厉声说：“这次我必需给旅馆经理一点颜色看。太令人愤怒了！一个月内这是第二次有人从那个该死的阳台上翻进我的房间里来了。”

福勒将眼光转向屋里唯一的窗户，窗户很普通，外面是浓浓逼进的夜色。

“阳台？”马科斯惊奇地问，“不，我有把万能钥匙。我不知道还有阳台，否则将省我不少麻烦。”

“阳台不是我的，”伯尔气愤地解释说，“它是属于隔壁套间的。”伯尔解说似地看了福勒一眼。“是这样，这房间以前是一个大套间的一部分，隔壁房间是起居室，它带有阳台，阳台伸到我的窗下，你可以从隔壁的空房间里走到阳台上。上个月就有人这样干过。旅馆经理答应把它堵了，然而却没堵。”

马科斯扫了一眼福勒，他僵硬地站在离伯尔几英尺的地方，马科斯用命令的姿势舞动手枪说：“请坐下，我想我们还得等半小时。”

“是三十一分钟，”伯尔忧虑地说，“约定的时间是十二点半。我真想知道你是怎么打听到这份文件的，马科斯。”

小个子间谍邪恶地笑了笑：“而我们却想知道你那伙人是怎么搞到它的。不过，目前还没造成危害。今晚我就要把文件拿回去。”

突然有人敲门。马科斯陡然一惊：“是谁？谁在门外？！”

伯尔微微一笑：“是警察。我认为像这份如此重要的文件需要额外加点保护，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到我这儿来查看一下，确保一切正常。”

马科斯紧张地咬着嘴唇。敲门声又响了。

“你现在怎么办，马科斯？”伯尔问，“如果我不去开门，他们也会进来，门没有锁，而且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马科斯僵硬地朝窗口退去，脸气得发黑。他用手在身后打开窗子，把一条腿伸进夜色之中，恶狠狠地说：“把他们打发走！我在阳台上等着，赶快打发他们离开，否则我就开枪，拼个你死我活！”

门敲得更响了，有声音从门外传来：“伯尔先生！伯尔先生！”

马科斯扭着身子使他的枪仍然指着伯尔和福勒，他用空着的手抓住窗框支撑着身体，同时把重量承压在一条腿上，然后将另一条腿旋摆过窗槛。

门柄转动了，马科斯迅速用左手推离开窗台，朝阳台跳去。当他跌落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门开了，一个侍者站在门边托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瓶子和两个酒杯。

“你要的饮料送来了，先生。”侍者把托盘放在桌上，熟练地拔开瓶塞，然后离开了房间。

福勒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他盯着侍者的背影，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可是……那些……警察？”

伯尔得意洋洋地呼出一口气：“连个警察的影子都没有，只有侍者，我知道他要来。”

“可阳台上那个人……”福勒说。  
“没有了，”伯尔笑着说，“他不会回来了。”

大约译于1985年（《人间》1988年2期发表）

## 种在花园里的春天

[美]帕特丽夏·萨利文

自从我最小的儿子带着他的新娘离开我们农场到城里去后，我大多时间都索然独居。丈夫乔克也在城里工作，因此，除了周末外，平时我都起得很晚。

这天早晨起床后，我想去检查一下栏内马匹是否安然无恙。在我们领地边缘的那间农舍，我发现窗户被打破了，前门敞开，我儿子留下的两辆自行车不翼而飞。

我向郡警察局长报了案。第二周我接到他的电话，说盗贼已被抓获，自行车只找回一辆。

我赶到警察局。“盗贼在哪儿？”我问局长。

“坐在走廊里。”

走廊里只有两个瘦骨嶙嶙的男孩儿，头发蓬乱，睁着大而胆怯的眼睛，那形象使我联想起易惊的金花松鼠。

“局长，你确信——”

“没错，他俩就是罪犯。”局长气愤地说。

法官来了。局长去押那两个孩子，他俩耷拉着头走进来。

“等等，”我说，“我们能不能这样办？”我飞快地思索着说，“法官，何不让他俩今年春季帮我干活，他们能挣足够的钱来赔那辆自行车，我又能得到一点劳力，同时他们也能学会劳动挣钱。”

法官回答：“希望你能意识到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不过，就这么办吧。让少管人员每周来查看一次。”

第二个星期六早上七点整，后门传来的叩门声把我唤醒。那两个男孩儿站在门外，在清晨的冷气中索索发抖。

我说：“不必来这么早，九点就行了。吃了早饭再干活怎样？”

吃饭间，他们告诉我，他们同在一班，一个十岁，另一个十一岁。大的一个自从父母离婚后一年内已搬了三次家；另一个的母亲自丈夫死后一直抑郁不振。

当天我们一直在花园干到中午，饭后我告诉他俩星期一上午九点来。

可是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又被吵醒了。唉，谁让你们星期天来！

“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叫奇浦的男孩儿说，另一个孩子泰尔把一条花蛇塞给我。

我咬紧牙把蛇送回去：“非常感谢，孩子，请把它放到花园里去，让它在那儿吃害虫。”

两个孩子互相瞅着，似乎在说：“奇怪，她居然会感谢我们送她花蛇。”

星期一，我教他俩如何辨别菜苗和杂草。他们问个没完，于是我们就生态学、野生动物和岩石夹层讨论了一个小时。中午他们饱餐一顿之后，我给他们读了



个故事，那是我队前写来逗我自己的孩子的。

第二天早晨整七点，又传来熟悉的敲门声。

泰尔说：“今天我们给你带来一件真正的漂亮礼物，萨利文太太。”接着，奇浦塞给我一条我生平所见过的最肥大的黑蛇。

这太过分了！我想。“当心，孩子，这是条科伦布蟒蛇！我喊着把蛇朝他们抛去。他俩扔下蛇拔腿就跑。

他们回来后我说：“听着，孩子，我想你们应对我有一点了解。我带过九个孩子，各种恶作剧我都见过，要是你们除了几条蛇外再找不出点新鲜玩意儿，就别再费心企图用蛇来吓唬我。”

他们尊敬地望着我。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一块干活。他俩在花园里铲、耙、挖、浇水、除草，分开牡丹和蝴蝶花，帮着摘收由他们种植的花朵。我也开始带他们远足和野餐，作为奖励。初秋，我们种下郁金香、黄水仙和藏红花。他们问我为何买这么多“干瘪了的球茎”，我回答说它们将会变成美丽的花朵——这是我“种在花园里的春天”。

每周我都对少管人员说：“一切正常。”

两个孩子付清了车债，而且还挣了足够给自己买新车的钱。他们仍去上学，可星期六和节假日还回来帮我干活，并很自豪地给我看报告他们进步的卡片。

一个星期六，门上没有传来熟悉的、七点钟的敲门声，我对丈夫说：“不知这两个男孩儿到哪儿去了。”

“别为他们操心，”丈夫笑起来。“他们会照料自己的。”

“不错，我想他们已经改好了，是吗？”

丈夫又笑了：“我想那句谚语有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第二年春天，我住院十天回家后，奇浦和泰尔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从城里来看我——象以往一样正准七点。他们送给我一大束我们去年种下的郁金香。

我取出我们一起酿制的草莓果酱和一些饼干、牛奶请他们吃，两个孩子学着我从前的样子说：“唔，别忙，我们得先作感恩祷告。”

我瞧着他们，他们朝我微笑着，目光闪烁。从那晶晶的眸中，我看到，我种植在花园里的春天已是花团锦簇。

大约译于 1985 年（《妇女指南》1987 年第 4 期发表）

## 《渡过沙洲》赏析

[英] 藏尔弗雷德·丁尼生

日落昏黄，晚星闪亮，  
一声呼唤分明叫我启航！  
沙洲上该没有悲哀呜咽吧  
当我扬帆向海洋。

潮汐似动，水波不扬，

既不泛泡沫，也没有声响  
那来自天边大洋的潮水，  
掉头向归宿返航。

薄暮朦胧，晚钟迴荡，  
钟声之后，夜色苍茫！  
该没有诀别的哀痛悲伤吧  
当我登船远航。

跨越时空的疆界，  
潮水载我驶向远方，  
但愿能面晤我的舵手，  
当我渡过沙洲向海洋。

赏析：

藏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著名“桂冠诗人”。主要诗篇有《公主》、《毛黛》、《国王歌集》等。《渡过沙洲》据说是他漫长一生中的最后一首。此诗构思奇巧，比喻绝妙。

劈首一轮西沉夕阳，喻示着生命之河已奔流到尽头。面对着生与死的疆界——沙洲(江河入海处由泥沙淤积而成的陆地)——诗人分明听见死神叩门的那一声呼唤。对生命之河奔流到头似乎有几许感伤，对灵魂扬帆“海洋”又好象有几许迷惘。诗人的心境如“似动非动”的潮汐，感慨万千而又悄无声响。生命之灵肉如同冥冥(“无边大洋”)之中涌来的潮水，又将掉头归于冥冥。虽说渡过“沙洲”预示着灵魂在更宽广的“大海”中扬帆远航，虽说还有希望面晤“舵手”——上帝——这一精神的支柱与灵魂的依托，但此时此刻，面临沙洲这一生死与时空的疆界，听晚钟在朦胧薄暮中沉沉低迴，看夜色在钟声之后悄然逼近，难免有几分惶感，几分感伤，几分悲而不痛的离情别绪。

全诗景情交融，意韵深远，朗朗诵来，恍惚如见一垂暮老翁，位临沙洲，一边回首向生命之河依依作别，一边凝目向浩瀚迷茫的大海殷殷寄语。感伤中有渴望，希求里有惶惑。从西沉夕阳到黄昏钟声，从无声潮汐到苍茫大海，似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惆怅在字里行间起伏迴旋。与同时代的史蒂文森在《安魂曲》中面对死亡时，那超然坦荡的情调(“好象海洋的水手上了岸，好象山间的猎人回了家”)相比，丁尼生的落日晚钟是否有点浪拍“沙洲”的悲哀呜咽了？

注：此诗是我 1982 年在达县师专英语系教书时英国教材《Essence of English》上的一篇课文，当时我把它译出，并对学生作了“赏析”，效果很好。

## 科拉姆，比达

科拉姆，比达是乔治亚洲派格坡镇的黑人巨汉，身高七英尺，重逾 300 磅。他既不难看，也说不上漂亮，肤色自然不白，但也不是黑如木炭。浑身肌肉健

美，力壮如牛而又敏捷似虎，堪称男性刚阳之标本，无人能胜他，在任何游戏，竞赛中，他都可以从容不迫地使你败北。

一天，一个小型马戏团来到镇上。马戏团有两头大象，能举行力量竞技表演，一头象可拖两列车厢，另一头能举起一对火车轮。

巴巴拉·贝顿暗自思忖，这可以让科拉姆来试试，她设法让镇长阿尔姆斯对此产生了兴趣。

“这事我以前干过，在新贝德福德镇长”科拉姆说，“不过这并不是巴巴拉小姐推举我的原因，如果我参赛——我相信她觉得我会去——她希望的是大象把两列车厢拉过去。”

“什么？”

“镇长，巴巴拉小姐意在打垮我。我们黑人都清楚，她仇恨我，因为我是黑人，又强壮。”

“唔，该死，科拉姆！你了解白人种族！这就是说，他们中许多人对黑人如何。”

“那不是一回事。不一样——强壮的白人恨我。”

镇长看上去迷惑不解。“科拉姆，我从未听说过你如此说话。派格坡的人对你们所有黑人都十分友爱。”

“巴巴拉小姐不是派格坡的人，镇长”。

“她是我们中的一员，她的父亲是卡蒂·雷狄市长。”

“等着瞧吧，镇长。”

消息不胫而走，这使科拉姆欲罢不能了。全镇的人都想一睹为快，于是，表演定了下来。

“你知道我把赌注押在你身上，科拉姆。”镇长说。

许多人都和镇长一样。

科拉姆俯身在连着一对大车轮的粗铁棍上，深深地吸了口气，顿了顿。巴巴拉·贝顿微微一笑；重量非同一般。

科拉姆拼死一抓，铁轮举过了肩，再全力千挺，举过了头，高高地悬在空中。

欢声雷动，直冲云霄。

马戏团邀请科拉姆加入他们的演出，说这能挣不少钱，还能四处周游，结交八方姑娘。

“我不需要主人。”科拉姆说，“我喜爱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这地方有啥出息？”马戏团主子泰德说。“这儿虽说也能挣几个钱，但姑娘又有几个？外面可是车载船装哩！”

科拉姆看上去毫不动心，神情漠然。

“姑娘”！丹尼·皮特嚷起来。“要是我有这运气就好了。别撒不下那几个臭钱！快去，笨汉！”然而，科拉姆仍不为所动。

“我真是不明白”，丹尼·皮特对他朋友蒙克，科兰德说。“不过，话说回来，我从未

见他同……或者专门去谈论女人。”

“那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是个男人，而男人总是男人，”丹尼·皮特说。”当他同女人作爱时。

“哪位千金能承受 300 磅的冲刺？”

吓这下你说到点子上了！”丹尼大笑起来。

“绝对没错！蒙克·科兰德说，”那位斗胆的女人一定作过割裂手术，或者根本就阴唇！”

· “绝对，他那玩意儿一定硕大无比！”

“一旦膨胀起来非同一般！姑娘们会吓得落荒而逃！”

两个男人敞怀大笑。

正如科拉姆预料的那样，巴巴拉·贝顿还有一招：学另一头大象，拖动两列车厢。

消息又传开了，昆特县获悉了派格坡镇民们议论的新闻，认为这事是不可能的，而派格坡的人却都说没问题。

“这是本县前所未闻的特等力量竞技，”曾内·贝恩斯说。

这实在是不吉之兆，是那位巴巴拉·贝顿一手策划的，现在，就看科拉姆·比达的了。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科拉姆深深地吸气，又沉重地叹气，平身第一次感到困惑迟疑。在派格坡历史上，人们破天荒第一次鼓励一个黑人不去干活，而在比赛前养精蓄锐。甚至还有人送来最精美的食物以帮助他加足马力。肤色已无关紧要，这在1918年真是超越时代的新鲜事。对英雄的顶礼膜拜就是当今的法规。派格坡要让所有怀疑的人瞧瞧，他们最强壮的好汉要创造奇迹。

那天盛况空前，其热烈场面使就在一旁的马戏团的大象表演相形见拙。科拉姆·比达，其体格与力量无与伦比，超过两县人们所见过的任何巨人好汉。他，要与大象比试高低：拖动两列车厢。

人们拿来大象用的相同的挽索与缆绳，并在他身上绳索吃力的地方垫上衬垫，以防撕裂肌肤。脚上，给他套上有橡胶底的粗皮革鞋以踩得稳牢。万事俱备，只待松启巨大车厢的车闸了。

科拉姆朝挽索走去，人们把绳索套在他身上。这时，巴巴拉·贝顿喜形于色。科拉姆耸立在那儿，身后是蓝天，他象是白天而降的巨人。拼搏开始了。

科拉姆踏上轨道，刚÷着力，面部肌肉就扭曲了。他倒退着使劲，又向前拉——车厢纹丝不动！他定了定神，那厚实的非洲脸面上血脉高凸，展示出力的拼搏。只见粗壮的肌肉弹跳着，滚动着，象是沸腾的沙流，波动的水浪。心脏，疯狂急促，咚咚，象是他那祖先土地上的战鼓。他咬紧牙关，钢绳紧绷，绷得象画上的直线。这是一幅力的图画，似乎是凝固了的力的姿态的展示。但图画终于移动了；车厢沿轨道滑动！

欢呼声从派格坡和昆特县人们心底发出，驱散了他们头顶上战云。——

人们簇拥着科拉姆凯旋入城，一个盛大宴会迎候着他。就1918年来说，这是超时代的一天，肤色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成为英雄。

阿尔姆斯镇长的新助手叫莱德·博姆。他曾在许多县里供过职，每一处都呆不长久，实际上，都是被总部调走了，此君为人苛刻，颇招人厌。然而，他却是治安官员。

“本县清平安宁”镇长对他说，“老百姓都安份守法。”

“他们最好老实点。”莱德·博姆说，他身材高大，体格魁梧。

“我们大多时间一块巡游。”镇长说。

一次，当他俩驱车巡游时，莱德·博姆问——

镇长：“那些黑鬼们闲坐在街上干啥？没有禁止闲荡的法规、？”

镇长未及阻拦，莱德·博姆推门而出，恐冲冲地骂道：“下次再让我撞见你们这样坐在街上，担心我把你们屁股揍扁。”

“你太鲁莽了。”博姆上车后镇长埋怨说。

“你认为我鲁莽？你要是不把黑鬼踩在脚下，他们就要惹麻烦。”

从此以后，街上那些长凳变得空荡冷落，极少有人光顾，这使得镇长有些伤心。甚至某些白人镇民也心中不快。他们说：“我们的黑人不再坐在街上了。镇上是怎么回事？怪那个新治安官。他说这是照章办事——不准闲荡，他想把许多事翻个个，这人太刻薄。注意到他看你时的那副模样了吗？好象你犯了王法，要把你扭进去。我讨厌他，巴不得他从这里滚蛋。这骚客是打哪儿钻出来的？从地狱，我猜。他看上去一副魔鬼像！科拉姆所有的粗壮加起来也比他顺眼。他要不穿裤子，我们会瞧见那股刺。这个贼公鸡！”

“我知道他书 J 不喜欢我，”莱德·博姆对阿尔姆斯镇长说，“不过我才不管哩！我执行法律，人们感到讨厌，因为法律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无论莱德·博姆手段多么残酷，镇上有一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却举双手赞成，并直言奉告。

“哦，我对他们处理公正，巴顿太太”，他说，“有个黑鬼呼气太粗，我把他抓起来了。

也许得把他套上锁链。”

“套上锁链？”巴巴拉·贝顿说。

“唔，当然”，莱德·博姆大笑道。“只因为呼吸太粗就得套上锁链，即使不当着我的面也不成，只要让我听见了，某个黑鬼在粗声大气！”

“关进大牢，哇？”巴巴拉·贝顿嚷起来。

“关‘辈子！”莱德·博姆亦吼道。“把那鬼杂种送进大牢，只因他出气太粗！”

他俩笑得前仰后合，立足不稳，直笑得那恶毒的眼睛里淌出眼泪。

从此，这对男女频频相会，在一起大笑。有一次，大笑时，莱德·博姆逼得很近，巴巴拉·贝顿感触到他的男人气息。她抬头一望，瞧见他宽阔的双肩，欲火熊熊的眸子和脸膛。于是她明白他意在她衣裙之下。当一阵狂烈的亲吻袭来，她也欲火难抑。她屈从了，无力抗拒，也不想抗拒。他进一步逼压，干净利落好事告成。这种猛烈粗狂的方式，是她那年青而宁静的生活中所未体验过的。从此，他们成了情人，‘而她表面还是一个体面的已婚女人。

科拉姆·比达到田纳西州北部送信回来，恰好赶上派格坡镇第一个剧院落成开张。剧院华丽宏伟，名叫坡——派格。剧院的主人是位北方绅士，他说，按南方黑人的传统，黑人可以在剧院后部楼厅的梯子上看戏。科拉姆也去看了演出，戏完后，第一次被莱德·博姆撞见。

“那家伙是谁？”科拉姆魁伟粗壮的身躯着实令他吃了一惊。

“那是我们的科拉姆·比达。”阿尔姆斯镇长颇为自豪。

“哦，原来是他，”莱德·博姆若有所思地说，“不错，他那些英雄业绩我早有所闻。”他双眉紧蹙，面色阴沉，象漆黑的午夜。唔，他暗地思忖，以前我就讨厌你，现在亲睹尊容我更加仇恨。

“他名声太大，”巴巴拉·贝顿说，“我简直受不了！”

“我理解，”莱德·博姆说。“不过他好景不长了。我有法子治他。”

“有何妙策。”

“南部的老手法。”我把我的一个女友招来成此好事。我们之间过去常有一点那种关系。”他说着，瞅见提到另一个女人使他的情人苦痛不堪。“她名叫罗曼娜·希莉，是布克特镇的美人儿。我让她说，一个黑人强奸了她。”

“那黑人叫查姆斯，全乔治亚州最黑的崽子。他两步失误。首先，当她在树丛中向他展示她下身的全部诱惑时，他径直走上去奸污了她。他完全不该这么做。南部的法律——禁止碰白人。可他也无法自持，她的一切都露在他眼前。

那倒楣鬼大功刚一告成，她就从地上一跃而起。他来不及阻拦，只见她裸着身子，尖叫着朝镇上跑去，一路呼喊叫嚷着，说一个黑杂种遭塌了她，用暴力撕开了她的衣裤。她曾拼死抵抗，护卫南部白人妇女的贞洁，但却未能挡住黑鬼的蛮力兽性，终于城门失守。

“公众的愤怒象火山爆发，暴跳的人群呼喊，蜂涌出城，朝树丛冲去。他们知道查姆斯一定会朝那儿逃，果然如此，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这不打自招——表明强，奸了白人妇女，不过他也无路可走。

“跑呀，黑鬼，跑呀！”人们高声呐喊，我们要抓住你，黑杂种！你胆敢强奸她！抓呀！”

“查姆斯拨腿狂奔，我的天，跑得简直象一阵风，不顾树枝林密，逃命要紧。而人们紧迫不舍。

“接着馋听见狗吠声。于是知道没希坦了，两条腿毕竟赛不过四条腿，但他仍一琶奔

“那儿！他在那儿！抓住他！跑呀，黑

“差不远了！近了！扑上去了！抓住了！一副发抖的软黑骨头！”

“他被抓住了，吓得半死，浑身发抖，抖得人们几乎抓不牢他。

绳索又硬又牢，勒在他黑脖子上象根棍子。拳脚雨点般袭来，棍棒打在他软塌的阴部。

“我没干，主人！”

“没干，黑鬼？”

“是的，干了，主人！别杀我，主人，发发慈悲，主人！”

“你刚才发了慈悲，黑鬼？！狗杂种！”

“他们把他紧紧捆绑起来，正准备把他拉起来时，我抽出刀划开了他的裤子。

“唱，j割，主人！别割我，主人？先杀了我吧，主人！别割它，求求你，主人！别割！”

“我一把抓住他那玩意儿，用刀一阵猛刺狂割。•三两刀就把它割了下来。他一直在撕心裂肺地尖嚎。

“他们一把将他从地上揪起来悬着，鲜血从他小腹下部涌出。我将他那玩意扔进灌木丛中，一点不剩！”

“一点不剩？”巴巴拉·贝顿放声大笑。

“尸点不剩！”莱姆·博姆放声大笑。

这一对男女双双敞怀大笑。

“看见他吊在那儿时我心想：他现在已经不男不女啦，只是一个血淋淋的黑死鬼。”

“这真是我所听过的最精采的故事，”巴巴拉·贝顿说：“得啦，现在我希望你在你那玩意儿被割掉之前放肆地蹂躏我一番。”

于是，莱德·博姆用最粗野、最狂暴的方式把巴巴拒·贝顿烧得欲火熊熊，在一阵疯狂的痉挛之中，这对扭曲了的灵肉达到合

“房子已为您准备好了，玛维娜婶婶”，科拉姆说，“我驾车送您吧。”玛维

娜是个白人老寡妇，科拉姆的母亲曾给她干过活，科拉姆出生在她家，玛维娜看着他长大。

“好的”，老寡妇说，“出去住段时间也好，这些士兵来后太吵闹，尤其在周末。”

镇民们注视着科拉姆——玛维娜寡妇的魁梧男仆——驾着她私人马车离镇而去。

罗曼娜、希莉来到镇上，刚在斯坦斯旅馆住下，所有的眼光，无论男女，都粘在了她

身上。她来此地干啥？这个美人。只是路过？

但愿她离开！她那副模样看来要惹麻烦了！她过于妖冶了。

罗曼娜摇着性感的身體在派格坡大街上招搖而過，任所有的目光對她那無法抵禦的美色掃描咀嚼。巴巴拉·貝頓對這女人——這位令人消魂奇醜的女人——大為驚訝，並且心中暗懷妒恨。

“她一定能馬到功成。”萊德說。

“你別去把他那玩意兒割下來，”巴巴拒·貝頓說。

“你想再來一次精疲力竭？”

巴巴拉·貝頓又是一陣酥軟，但她穩住了方寸，因為這不是合適的時間和地點。

當科拉姆·比達從瑪維娜寡婦家中回來時與罗曼娜·希莉初次相遇。科拉姆那粗壯魁偉的身軀令美人、大為驚愴。她怎麼承受得了？那玩意一定非同一般！但萊德交待過，他定要取精見血，而萊德尸直是她的情夫。看來，她非得去引誘他。管他的哩，黑人也是人——只是皮膚黝黑而已。

於是，只要科拉姆一出鎮，罗曼娜就小心翼翼地跟隨其後。一天，遠離城鎮之後，她快步靠了上去。

“我知道你一直跟着我”，科拉姆說。

“我需要你，”罗曼娜邊說邊一把撩起裙子，將下身光溜溜地層露在科拉姆面前。

“把裙子放下，我没兴趣。”

“什么？’黑鬼！”罗曼娜尖声口 q 起来，又恼又羞。

“不错，没兴趣。”科拉姆说完，转身而去。

“你这该死的黑杂种！你居然对我迷人的部位不屑一顾！”

然而科拉姆头也不回，象尊铁塔般地扬长而去。

“杂种！装模作样的黑杂种！”罗曼娜尖叫着。说不出的沮丧和酸楚。

“他没理睬我，莱德”事后，当她在离镇不远的地方单独遇见莱德时说道。

“什么？那黑大汉居然没碰你？”

“一根指头都没碰。我把下身都露在他面前了。”

“在一个黑鬼面前扒掉裤子而他居然毫不动心？”莱德歇斯底里也嚎叫起来。“那好，在我面前露出来！”他说着一把将罗曼娜掀倒，用拳揍她面部，把她衣服撕开一半，拼尽全力奸污了她。而她喜欢这种方式！

接着他将她衣服撕得更露，在她身上一阵乱抓，然后要她一路尖嚎着跑回镇，呼口说，科拉姆在树林中兽性大发，象狗一样地强奸了她。

罗曼娜果然照此办理，而莱德·博姆则留在后面将她的裤子撕破扔在地上。

当时是 1918 年，派格坡的人听到这令人震惊的强奸事件，群情激奋。有些人目睹罗曼娜跑进镇，衣不蔽体，任何渴望欣赏她肉体的人都可一饱眼福。她

就袒胸露体地展示在那儿。

“科拉姆，怎么可能？但千真万确。他毕竟是黑人，他们都一样，对他们好，却不领情，反过来糟踏我们妇女。得抓住他，尽管是我们自己的科拉姆！”

全镇居民蜂涌而出，冲入林中去捕科拉姆。阿尔姆斯镇长心中不信，但也只得随人群前往。

“科拉姆不会干这事。”他坚持说。

“是他！是他！”莱德·博姆吼道。“我们非得抓住他！”他和人群在树丛中乱冲乱撞，弓 I 得树丛哗哗乱摇。

“他在那儿！抓住他，强奸犯！”

人群向目瞪口呆的科拉姆扑去。看见所熟识的镇民恶狠狠地扑上来，科拉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大声叫道，一面以其力量和灵巧挡开人们的攻击。人群一再扑上去，却不能使他就范。

“强奸犯！强奸犯！”众人尖厉地嚷着。

“强奸谁？”科拉姆吼道。“谁？我不是强奸犯。”

“撒谎！”人们动武了，棍棒，石头，砖块齐下。阿尔姆斯镇长不愿动枪，也不准莱德·博姆开枪。但已有人射击，未打中。

“安静！安静！住手！”镇长叫科拉姆束手就擒，他甚至抽出枪来，但科拉姆拒不从命。即使杀了他，也不愿戴上手铐。

“我没犯法，为什么要戴手铐，要遭人揍？就这么回事，要杀就杀！”科拉姆高声怒吼。

“你得被带去接受审讯，”镇长说。

“可以，但不准上手铐！”他说着昂首挺胸朝监牢走去，他的头高昂在那一伙愤怒的南方人之上。

“我相信你，科拉姆。”雷内·贝恩斯说。

“我没强奸任何人。”

“撒谎！”杰逊·德克斯嚷道。“你他妈的黑杂种！”

“胡说，我不是强奸犯！”

“是，当然是！”巴巴拉·贝顿叫道，派格坡的全体妇女都跟在她身后。

科拉姆进监之后，镇上安静些了，但人群仍簇拥在外面，天黑了也不肯离去。

镇长觉得应该把科拉姆送到州监狱去，以防出事，因为医生检查报告证明，有精液和血迹。新的怒火又熊熊烧遍全镇，私刑处死似乎不可避免。

镇上所有黑人都准备到树林深处去过夜；科拉姆被抓之后，那儿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我不信科拉姆会干那种事。”胡鲁说。

“我也是”，鲁克说。“谁被强奸了？”

“那个新来的母狗说是她，”丹尼·皮特说。“我要到镇上去把她的底细全抖出来。”

“你了解她？”胡鲁问。

“一清二楚，还包括莱德。”

“丹尼，他们一定会毫不手软地把你那玩意儿割下来。”

“科拉姆是我朋友，我得去澄清事实真象。要杀就杀吧，科拉姆不是软骨头，我也不是怕死鬼！”



“你个头太小，丹尼，”胡鲁说，“象只小蚂蚁。u ‘

“小蚂蚁也能啃骨头!”

“就是他!天哪，正是他!”当在牢房里与科拉姆对质时，罗曼娜·希莉一口咬定。

“撒谎，女人!”科拉姆吼起来。“至没拿正眼睇你。你心里明白。谁教你撒谎?”

“是博姆!”小个头丹尼在一旁嚷道。严在布克特镇，他们俩就这样合伙陷害了查姆斯!”

他话音未落，博姆猛然一拳几乎把他敲昏过去。

“这是事实，”丹尼啜嚅着，血流满面。

“是吗，博姆”?镇长追问。

“见他妈的鬼!我以前从没见过这女人。”

“一派胡言!”丹尼喊着，又站起来。“你知道他干过，希莉小姐，你们俩是情人。”

“什·么?”镇长问，然而此刻为时已晚。外面的人群破门而入，冲开一切阻拦，径直朝牢房涌去。

但钥匙打不开门，科拉姆用一根钢绳绕在门栅上，另一头系着墙角的管子，自己则紧紧抓着，门无法打开。

“开，，!比达!开门!否则我们开枪了!”

“休想，你们想私刑处死我，没门!”

罗曼娜·希莉受不了啦。“他没干，他没干!她翻口否认。

“小姐，你现在想救他一命了?”

“不错，”长说，“放了他。”

“住口，镇长!你心软了，”巴巴拉·贝顿说，她是涌入牢房这群乌合之众中的唯一女性。“你不想维护南方妇女的贞洁啦，嗯?”

“你懂个屁，”镇长，吼道。

人群并没听见他说些啥，可能也没听见巴巴拉·贝顿的声音。

“打开!把他拖出来!把黑鬼拖出来!”

“他没干!”罗曼娜恳求道，再次否认。

然而人声鼎沸，早把她的声音淹没得无我影无踪。

“我们要开枪了，科拉姆!

“开吧!”科拉姆怒吼。

却没人动手。

“把丹尼拖过来!”巴巴拉·贝顿下令。“再拿根绳子。”

小不丁点的丹尼·皮特被拖了过来，一根绳子一头系在头顶上的一根管子，一头套住他脖子。

“现在，你还不开门，比达?”巴巴拉·贝顿逼问。“瞧，我们当你的面绞死你的朋友。”

“绞吧!”丹尼喊道。“你这卑鄙的母狗!”

巴巴拉·贝顿呸地一口朝他啐去，另外两个男人猛地几拳把他打翻在地。他们准

备动手了。

“等等，我开门。”

门刚一打开，人们扑上去，抓住他把他反绑起来。”

“弄他到哪去？”

“棵大树下。”德克斯提议。

“行，去大树，”巴巴拉·贝顿附议。

“你们弄错了，”布雷恩警告说。

坡镇民们，乘着大车小车，货，车马车，在黑夜中进发。其中有镇长、莱德·博姆、巴巴拉·贝顿、罗曼娜·希莉、丹尼·皮特也跟去了。

正当这幕闹剧鼓紧锣密时，胡鲁和鲁克二人策马朝玛维娜寡妇的住处飞驰。他们想问她有无良策救科拉姆一命；

玛维娜听说此事后，一言不发，只是叫鲁克拼老命驾车送他们去镇上。

在不祥的夜色之中，大树高耸着它那巨大的身躯。这些一心要动用私刑处死科拉姆的人群，发出的叫嚣，冲上云霄。

树干异常粗壮，几个人难以合抱。树枝很高，够不着，只得将一根粗绳投上去绕着一根树枝。在火炬照耀下，一切准备就绪。

要绞死巨人般的科拉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办法总是有的。

科拉姆被放置在一辆马车上，紧紧捆着，绞索勒在。他颈脖上，他丝毫不能动弹。可是没有人愿去赶马车，甚至德克斯也袖手

“咦，嗯？那姑娘又否认了。”

“她心软了，没说实话。”

“他糟踏你了，女人？”

“没有。”

“但证据确凿！”

罗曼娜不敢供出她的情人莱德·博姆后者现在象一条哑巴狗。

“要是没有人愿赶车，我来！”巴巴拉·贝顿自告奋勇拿起马鞭。

“三思而行，巴巴拉。”镇长说，他已被这群乱民捆了起来。

“卑鄙的母狗，女刽子手！”丹尼·皮特说。

“名副其实！。陡然传来老寡妇玛维娜的声音，她不知打哪儿倏地冒了出来。

“—

个已婚妇人，现在是博姆治安官的情妇，对吧！胡鲁？”在火炬的光照下，老太太腰板直

挺，满眼凶光。

“我亲眼所见。”胡鲁说。

“科拉姆绝不会干这种事。”精力旺盛的老太太说。“我能证明。”她说爬上马车站

到科拉姆身旁。

她把绞索从他脖子上取下，接着，干了件简直有违她那种身份女人的事。火炬下，整个人群屏息敛声，默默观看。她伸手向下，解开科拉姆的皮带，黑人的裤子掉落·下来，露出了他一生隐藏的秘密。

“这将永远洗清你的名声，”她高声嚷道，后退几步让开。火炬的光亮和眼光一起射到她手指的地方——科拉姆大腿之间。

“我的天！主啊！是那般模样！阿们！”

那儿，立着铁塔般的黑人巨汉，然而，他的生殖器却象个婴孩，没有发育。

“你们看不见 1 只有这般大!”  
和眼光一起逼近，观，看这稀世奇景。

“象个婴儿，简直没长!”

“上席实在不通情理!”

“那不行——绝对法法强奸!”

• 人们割断绑绳，连声地道歉，然而科拉姆一声不吭，默默转身，径自朝北边树林走去。干啥?人们心中明白，那儿是吞噬一切生命的沼泽!

“请别，科拉姆，别去!我们不知道，上了当!”

然而人们不能上前阻拦，不敢再去碰他。他已遭受了世上不可思议的伤害，任何强烈的言词和热切的恳求都失去了力量。

火炬尽可能长久地照着他背影，直到茂密的树叶吞没了他那巨人般的身躯。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黑人巨汉——科拉姆·比达。

大约译于 1985 年

## 身材高大的女人

[美]兰斯顿·休斯

晚上 11 点时分，夜黑沉沉的，一位身材大的女人独自沿街走着，她肩上吊挂着一个大钱袋。突然，斜刺里冲出一个男孩，他一把抓住钱袋，猛地一拉。带子断了，男孩用力过猛，一下失去平衡，四脚朝天摔倒在人行道上。大个子女人霍地转身，飞起一脚踢在男屁股上，紧接着她一把将男孩拎起。

“把钱袋拾起来!”女人喝道。“你干嘛抢我钱袋?”

“我不是有意的。”

“撒谎!”

这时，几个路人围上来。

“太太，对不起，”男孩细声细气地说。

“你的脸可真脏，你家里没人叫你洗脸?”

“没人。”

“那好，今晚得把它洗一洗。”大个子女人拖着男孩就走。男孩吓得半死。他看上去十四、五岁，像一株瘦弱的野柳。

“你眼我儿子一般大，我要调教调教你，至少，要把你的脸洗干净。饿吗?”

“不”，男孩说，“我只想你松手。”

“等我俩的事了结后我才会松手，那时，你会记住我琼斯太太。”

男孩脸上沁出热汗，他开始挣扎。大个子女人停下来，一把将男孩揪到前面，轻轻卡住他脖子，继续推他前行。到她家门时，她将他搽了进去，然后走进大厅，进入一个备有厨房用具的大旁间。她打开灯，任门敞开。“你叫啥名字?”她仍旧卡着他脖子。

“罗杰。”

“我说罗杰，你到洗脸槽去把脸洗干净。”女人终于松了手，罗杰瞅瞅门，又瞅瞅琼斯太太，然后朝洗脸槽走去。

“水放一会儿就热，这儿是干净毛巾。”

“你要送我进牢房？”男孩俯身在洗脸槽上问。

“这么脏的脸，哪儿都不去。也许你还没吃晚饭，对吧？”

“我家里没其他人，就我一个。”

“那我做点吃的。我想你一定饿了，或者挨过饿，所以企图抢我的钱袋。”

“我想买双蓝色羊皮鞋。”

男孩擦干脸，茫然不知所措。门大开着，他完全可以一个箭步夺门而去，逃得无影无踪。

女人坐在床上，半晌说道：“我也当过小孩，也渴求过我无法得到的东西。”

又是一阵沉默，男孩微微蹙起眉头。

“我也干过一些我不能告诉你的事。人人都有某些共同之处。这样吧，你坐下来，我去弄点吃的。你可以用梳子梳理一下头发，这样看上去核个人样。”

在屋子另一角的帘子后面，有一个煤气炉和冰箱。凉断太太起身走到帘子后面，既不拿眼盯着男孩，也不留心搁在床上的钱袋。男孩小心翼翼地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远远地离开钱袋。他估计只要她眼角一瞟就会瞅见他。他并不信任这女人，出不信任他自己。但此刻他不愿引起怀疑。

吃饭时，女人告诉他，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那儿有各色各样的女人，她不断叫男孩多吃，最后又切给他半块蛋糕。

吃完饭，她起身递给男孩 10 元钱。“呶，拿去买双蓝羊皮鞋，下次别再来夺我的钱袋，也别碰其他任何人的，这样弄来的鞋会烫伤你的脚趾。好啦，我要休息了。”

男孩走下台阶，转回身，想说句感激的话。但一声“谢谢”显得太苍白了，远不足表达他内心的情感。他嘴唇动了动，终于没发出声，他抬眼向上望去，那儿，在门边，高高地站立着凉断太太，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人。

译于 1986 年（《重庆晚报》1998 年发表）

## 盗贼、女郎、侦探

【美】欧·亨利

在监狱里的制鞋车间里，吉米·瓦伦丁在勤奋地缝扎鞋帮。一位卫兵走来把他押到监狱办公室。监狱长递给他一份早上由官方签署的赦免书。吉米慵懒地接过来。四年的徒刑大约提前了 10 个月，他以前还以为只蹲三个月哩。

“瓦伦丁，”监狱长说，“你明早出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你心肠并不坏，别再去撬保险箱了，清清白白地过日子。”

“什么？”吉米一副惊讶的表情，“哟，我这辈子可从没撬过什么保险箱。”

“得啦，得啦，”监狱长笑起来，“当然没有，可瞧，你是怎么给扯进斯浦英菲尔德一案，被关进了大牢？是怕得罪豪富不敢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还是那可鄙的陪审团冤枉了你？一向总有一两个无辜的受害者。”

“什么？”吉米一副纯洁清白的模样，“哟，监狱长，我这辈子可从来未涉足过斯浦英菲尔德。”

“把他带回去，科里，”监狱长微微一笑，“给他换上外出的衣服。早上七点钟给他开锁，让他到拘留室来。瓦伦丁，你再考虑一下我的话。”

第二天早上七点一刻，吉米站在监狱长办公室外面。一身服装极不合身，衣服是陈旧的，鞋子僵硬，走起路来叽嘎直响。这就是国家给那些被迫的住客们提供的释放礼服。

管理员交给他一张火车票和五元钞票，法律指望他用这笔钱安居乐业，成为富人良民。监狱长递给了一支雪茄，同他握手道别，尔后，吉米·瓦伦丁先生步入阳光之中

外面，鸟儿歌声婉转，绿树殷殷招手，花香四下弥漫。然而，吉米却无暇它顾，径自一头扎进一家餐馆。在一只炖鸡，一瓶白酒和一根雪茄(比监狱长给的味美得多)的享受之中，他初次感到了自由的美妙。

从餐馆出来，他朝车站逍遥而去。

入口处站着一位盲人，他将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投入他帽中，然后登车离去。三小时后，他在靠近车站的一个小镇上下了车，走进一家咖啡店，同独自呆在柜台后的麦克握手。

“很抱歉，我们没能使你早点出狱，吉米，我的孩子，”麦克说，“我们就斯浦英菲尔德一事激烈呈词，政府几乎动摇了。感觉好吗？”

“还可以，我的钥匙呢？”

吉米接过钥匙，上楼，打开后部的一间房门，房内一切都保留着他被抓走时的模样，地板上仍旧躺着本·普赖斯的衣领纽扣，那是搏斗时他从那位著名侦探的衬衣上扯下来的。

吉米把一张折叠床从墙边搬开，抽动墙上的一块嵌板，然后拖出一个布满尘土的箱子。他打开提箱，喜滋滋地注视着这套东部最精妙的盗窃工具。这是一整套经过特殊淬火处理的钢具，包括最新式钻头、冲子、手摇曲柄钻、撬棍、夹钳，还有两三件吉米本人发明的新奇玩意，他颇为感到自豪。这套工具花了吉米 900 多美元，是在一个专门为夜盗们造工具的地方定做的。

半小时后，吉米下了楼，身着考究而合体的服装，手上提着擦拭得干干净净的箱子。

在吉米·瓦伦丁释放后一月，印第安那州雷奇蒙德的一个保险柜被撬开了，活干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又过了两周，洛根斯勃特的一个独特而先进的防钻保险柜给人象割乳酪般地划开了。接下来的牺牲品是杰弗逊城的一台旧式保险箱，从那洞开的豁口处，五千元纸币不翼而飞。现在，损失的数目足够使著名侦探本·普赖斯御驾亲征了。通过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相似的作案手法。

本·普赖斯亲临现场勘查，得出结论：“这是吉米·瓦伦丁的杰作。这家伙又开始重操旧业。瞧，这组合手柄——就象湿地里拔小萝卜般轻松地给人拔掉了。只有他才有这种钳子。再瞧这些栓于是怎样给冲掉的！吉米一向只钻一个洞。哼，我得再把这位瓦伦丁先生捕住。他会毫不手软地接着钻通下一个保险柜。”

在斯浦英菲尔德一案中，本·普赖斯熟谙了吉米的手段：每打一枪远远换个地方，撤退神速，孤军作战，外表一副上流社会的派头——这些使得这位瓦伦丁先生屡屡成为漏网之鱼。侦探的一席话表明他已瞅见了那条狐狸的尾巴，而那些拥有保险柜的先生们则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天下午，吉米带着他的手提箱，在爱尔摩镇从一辆邮车上跳下。爱尔摩是离铁路五英里的一个小镇，位于阿肯色州赌区的南部。吉米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朝旅社走去，那模样看上去象是位大学高年级学生正精神抖擞地返回家园。

一位年青姑娘穿过街，在转角处打他身旁走过，进入一道门，门上方写着“爱尔摩银行”。吉米直愣愣地盯着她眼睛，刹那间魂不守舍，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姑娘垂下眼睑，双颊微泛赭颜。在爱尔摩镇，具有吉米这种气派和容貌的年青男子实属少见。

吉米抓住一个在银行台阶上闲荡的男孩，询问他有关镇上的情况，一面不时塞给他一个一角的硬币。不多一会，姑娘走出门来，带着高雅的神态，视而无睹地瞧了瞧这位带手提箱的年轻人，径自扬长而去。

“那位年青女士是波莉·辛普森小姐吗？”吉米询问，装出一副没把握的样子。

“不是，”男孩说，“她是安娜贝尔·亚当斯。这家银行就是她爸爸的。你到爱尔摩来干啥？还有硬币吗？”

吉米走到花盆旅社，以拉尔夫 D. 斯宾塞的名字定了一个房间。他斜依在桌上，对服务员宣讲道，他到爱尔摩来是为了找个地点做生意。他问，现在镇上的鞋店买卖如何，有没有一家铺子？

吉米的服饰和气度颇使服务员倾倒，在爱尔摩镇，此服务员也相形见绌。他一边试图研究出吉米结扎活结领带的形式，一边热诚地介绍情况。

不错，是该有家象样的鞋店。目前这地方还没一家专卖商店。鞋子都是在服装店和百货公司经销。但愿斯宾塞先生能选中爱尔摩镇。他将发现这是一个理想的居业之地，镇民们都和蔼可亲。

斯宾塞先生则表示他愿在镇上呆几天，勘察地点。服务员没叫男孩，亲自动手为斯宾塞先生提箱子，箱子相当沉重。

这样，拉尔夫 D·斯宾塞先生，这只从吉米·瓦伦丁灰烬中再生的凤凰——在突发的爱火焚烧的灰烬中诞生——留在了爱尔摩镇，他开办了一家鞋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社交上他也一帆风顺，交了不少朋友，心中的渴望也已实现，结识了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她的妩媚愈来愈使他心旌摇荡。

到年底时，斯宾塞先生已成就斐然；赢得了全体镇民的一致尊敬，鞋店生意欣欣向荣，与安娜贝尔预定两周后结为伉俪。亚当斯先生，这位典型的埋头苦干的乡村银行老板，对斯宾塞颇为赞赏，而安娜贝尔则对他满怀自豪和情爱。在亚当斯先生和安娜贝尔已婚姐姐的家中，他自如随便，就象已是其中一位成员。

一天，吉米坐在他房里写信，信是写给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位老朋友的。亲爱的老伙计保尔：

下周星期三晚上九点钟，我希望在小石城的苏利文处见到你。我想请你帮我了结几件小事。同时，我准备送一套我的工具给你。我知道你乐意得到它们——你就是花一千元也无法复制同样精妙的东西，哦，保尔，我已洗手不干了——在一年前。我现在有一个挺不错的鞋店，过着清白廉洁的生活。两周后我将娶世上最美好的姑娘为妻，清正忠厚地做人，保尔，这是唯一的选择。现在，给我再多的好处我也不会去碰人家的一个硬币。婚后，我将把财产变卖了，搬到西部去，那儿平安得多，不会有旧仇宿怨找上门来。告诉你，保尔，她是位天使，忠心信赖我；我决不再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请务必到苏利文来，我一

定得见你。我将随身带去那些工具。

你的朋友 吉米

在吉米写罢此信的那个星期一晚上，本·普赖斯乘着辆出租车悄无声息地来到爱尔摩镇。他不动声色地在镇上闲荡，直到发现自己的猎物。在斯宾塞鞋店对面的药铺里，侦探把这位拉尔夫 D·斯宾塞先生瞧了个仔细。

本·普赖斯在心中暗自嘀咕：“要娶银行老板的女儿，是吧，吉米？唔，我倒要瞧瞧！”

第二天早上，吉米在亚当斯家吃了早饭。当天他要到小石城去定做结婚礼服，再给安娜贝尔买点漂亮玩意。自从他来到爱尔摩镇后，这还是第一次外出。自上次“干活”之后，已过去了一年多，他估计外出风险不大。

早餐后，全家人一块沿着街道走去——有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小女儿，一个 5 岁，一个 9 岁。当经过吉米仍居住的旅社时，吉米跑上楼，从房间取出他的提箱，然后他们继续向银行走去。吉米的马车停在那儿，它将载吉米去火车站。

他们穿过那高高的雕花橡木围栏，进入存放钱的房间——其中也包括吉米，因为亚当斯先生的女婿在任何场所都受人欢迎。这位即将与安娜贝尔小姐结为伉俪的年青人英俊和蔼，他的问候使那些职员们心里乐滋滋的。安娜贝尔整个身心都充满了青春的欢乐和幸福，她放下吉米的帽子，去提箱子。“我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旅行推销员？”她说，“天哪！拉尔夫 D，好沉。里面象是塞满了金砖。”

“里面装了许多镀了镍的鞋拔子，”吉米淡淡地说，“我得把它们送回去。自己随身携带可以省下一笔运费。我现在变得异常节俭了。”

爱尔摩银行刚运进了一台新式保险柜，亚当斯先生对此颇感得意，执意要每人都去审视一番。保险柜不大，但却有一扇独特的门。三个坚固的插销和一个独手柄同时弹出锁死门，另外还配有一个时钟锁。亚当斯先生神采飞扬地对斯宾塞先生讲解它的功能，后者表现出一种殷勤而不显得过于精明的兴致。这亮光闪闪的金属，奇妙的钟和那些球形捏手使得两个小孩，玛丽和阿格莎非常开心。

正当他们围着保险柜查看时，本·普赖斯闲步而入，他漫不经心地从围栏间隙中向里张望。他对出纳说他没什么事，只是等一位熟人。

突然，女人们骚乱起来，发出一两声尖叫。原来，在大人们没留神的功夫，玛丽娱乐般地将阿格莎锁进了保险柜。她学着刚才瞧见的亚当斯的模样，弹下插销，还转动了组合球柄。

老银行家一个箭步冲到手柄前，使劲拉。“门打不开了，”他呻吟着说，“钟锁没上发条，数字也还没有编好。”

阿格莎的母亲又发出一声尖叫，这次是歇斯底里。

“住口！”亚当斯拼着老命吼道，举起瑟瑟发抖的手，“全体都别出声。阿格莎！”在接下来的寂静里，他们勉强能听见孩子隐约的狂野的尖啼。在漆黑的柜子里，孩子吓得半死。

“我的心肝！”当母亲的放声大哭，“她会被吓死！打开门！天哪，把门砸开！你们男人没办法了吗？”

“除了在小石城，这儿没人能打开门，”亚当斯声音发抖，“我的天！斯宾塞，怎么办？这孩子——她在里面支持不了多久。氧气不够，还有，她会吓得惊厥过去。”

此刻，阿格莎的母亲急得发疯，用手拼命地砸门。有人居然建议用炸药。

安娜贝尔朝吉米转过身，目光痛苦不堪，但还未绝望。对一个女人来说，她所崇拜的男子似乎无所不能。

“你有什么办法吗？拉尔夫 D——试一试，行吗？”

他凝视着她，在他唇间和热切的眸子里，含着一种古怪而柔和的微笑。“安娜贝尔，”他说道，“把你佩戴的那朵玫瑰花送给我，好吗？”

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从胸前取下那朵玫瑰，放入他手中。吉米将花塞入内衣口袋，然后扔掉外套，捋起袖子。这时，拉尔夫 D·斯宾塞的形象消匿了，吉米·瓦伦丁的模样又出现了。

“离开门，全体离开！”他简洁地下令。

他把手提箱放到桌上，大大打开。从这一刻起，他似乎感觉不到任何人的存在。他将那些奇特的，闪闪发亮的工具有条不紊地一一摆出，象他以往干活时那样自个轻柔地吹着口哨。人们注视着他，象着了魔似的一动不动，哑然无声。

一分钟后，吉米精妙的钻头已顺顺当当地咬进了钢门。十分钟内——这打破了他自己创造的撬箱速度记录——他弹回了插销，打开了钢门。

阿格莎几乎昏过去了，但却安然无恙。她母亲立即将她拥入怀中。

吉米·瓦伦丁穿上外套，走出围栏，朝前门走去。这时，他觉得自己听见一声告别的声音，那就是他曾经熟识的呼唤：“拉尔夫 D！”

然而他没有回头。

在门口，一个身材魁伟的男人拦在路上。

“哈啰，本！”吉米说，仍旧挂着那古怪的微笑，“总算找上门来了，是吧？好的，跟你走。现在反正无所谓了。”

本·普赖斯的举动却出人意料。

“可能你猜错了，斯宾塞先生，他说。“就当我没认出你。你的马车在等着你呐，是吧？”

说完，本·普赖斯转身沿着大街道逍遥扬长而去。

大约译于 1987 年（《雾都剑》2001 年第二期发表）

## 圣诞歌声中的情吻

玛丽是位秀丽清纯的女孩。13 岁那年，她父母在一次事故中双双身亡。成为孤儿的玛丽不得已投奔了她的一位远房叔叔。

叔叔住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他性格粗暴，为人自私，待小玛丽如同佣人，成天喝令她干一大堆家务杂活，玛丽被迫中止了学业。

几年后，小镇上开设了一个小阅览室，免费对镇上居民开放。在孤独寂寞中的玛丽非常高兴，每晚一做完家务，她就直奔阅览室。在那儿，玛丽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杂志。阅览室柔和的灯光和宁静的氛围轻轻抚慰着玛丽那伤痛的心灵：书本中知识的芬芳细细密密浸润着玛丽饥渴的欲望。小小阅览室成了玛丽孤独人生与寂寞花季中的精神慰藉。



一天，当玛丽步入阅览室时，发现一位陌生男子占据了她的位子。灯光下男子捧书端坐，眉宇间透射出一种小镇上罕见的高雅气质与书卷气息。玛丽不禁怦然心动，她面色一红，慌忙移开目光。

当晚，玛丽心神不定，不时偷偷地从杂志上方向青年男子投去一瞥。只见他时而持笔疾书，时而凝目沉思，那充满生气的脸上透射出一种摄人心魂的光辉。

“从哪儿钻出这么一个白马王子？”玛丽心慌意乱地暗想。

几天后，玛丽发现，这位“不明飞行物”同她一样，每晚都要读到阅览室关门才离去，而且，出门后他们还要同行一段路。

自然而然地，他们交谈起来。

玛丽惊喜地发现，这位叫作杰克的青年男子简直是一座知识的宝库，他渊博的学识令玛丽赞叹不已，他那娓娓讲述的风采使玛丽心醉神迷。从阿基米德到伽利略，从古希腊哲学到拜占庭艺术，从渺渺人生到迢迢宇宙，杰克在玛丽眼前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户”，透过

这些“窗户”，玛丽窥见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她的心灵仿佛升华到一个灿烂的空间，受到一种美妙而神奇的抚慰，整个生命充满了新奇与激动。

每天，玛丽都急不刊一待地盼望黄昏的到来，盼望灯光下夜空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天越来越冷了，圣诞节渐渐临近，阅览室里的读者也越来越少，到节前关门那天，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回家的路上，他俩并肩走着。杰克一反常态，一路沉默不语，但他眼中闪烁着一种奇特的光，似乎饱含着爱意，又似乎困惑犹豫。玛丽有种预感，她心中一阵潮涌，脸蓦地红了。

走到他们通常分手的路口，杰克停下来。四周杳无人踪，静谧的夜空里雪花飞舞。杰克转身面对着玛丽，眼中饱含着无限柔情。“玛丽，你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我没料到会在这个偏僻小镇上遇到让我如此动情的姑娘。”

玛丽心中一阵狂跳，双颊火热。她垂下头，等待那巨大幸福的来临。

“我本是路过这儿，只打算在这宁静的地方读读书，休养几天，但你让我整整呆了一个月。明晚就是圣诞之夜了，我不得不回去……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我妻子和小女儿在急切地盼望我回家……”

霎那间，玛丽眼前一片白雪迷茫。

“……玛丽，你不属于这个小镇，你非常聪明，你应当出去求学，也许我能帮你，我住在……”

泪水涌入玛丽眼眶，她再也听不清杰克发出的声音。

“再见了，玛丽”，杰克说完拥住她，给了她一个深情的吻。

杰克的身影消失在纷飞的大雪里。

泪水终于从玛丽眼中滚出，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任白雪在她肩头堆积。远处传来优美深沉的圣诞颂歌，歌声在雪花飞舞的夜空里回荡……

圣诞节后，阅览室重新开放，然而玛丽却觉得很难再踏上那条小路，很难再进入那灯光柔和的阅览室，因为到处都是他的身影，到处都是他的音容。

一天傍晚，叔叔家来了不少客人，吃喝到很晚。玛丽侍候客人时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盘子，喝得半醉的叔叔扬手就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玛丽捂着脸奔出屋去，在寒冷的旷野里对着茫茫群山连连呼唤：“杰克，杰克……”

一个多月后，玛丽出现在一座海滨城市。她恍惚记得杰克分手时告诉过她

他的地址，可惜当时她心慌意乱没有听清更没有记住，只隐约记得是一座沿海城市。她盲目地在几个城市流浪了两个月，待用完了最后一分钱后，不得不到一家工厂打工。

她拼命地干活，友好地待人，业余时间便去夜校读书。很快，她的工作和为人赢得了人们的赞许，同时，也赢得了不少男人的爱慕。在追求者中，一位叫马丁的青年工长奋勇当先，他一有机会便接近玛丽，围着她鞍前马后大献殷勤。然而大半年下来，玛丽仍未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又一个圣诞节到了，马丁知道玛丽无家可归，便盛情邀请她去他家过节。

“不，谢谢你，马丁，我想独自过圣诞夜。”

“那我也不回家，我陪你！”马丁坚决地说。

在一家临海宾馆的顶楼上，玛丽与马丁相对而坐。庆祝圣诞的灯火在远处五彩缤纷地闪烁，纷纷扬扬的雪花在空中飞舞。马丁揉了揉冷得发红的鼻子，他不懂玛丽为何要选择如此冷清偏僻的地方过圣诞夜，但他还是为玛丽终于同意与他共渡圣诞而兴奋。马丁边喝酒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玛丽。

玛丽静静地坐着，在夜色与闪烁的灯光里显得非常美丽，非常娴静。她那微微翕动的红唇、晶莹秀美的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长发强烈地诱惑着马丁。他情不自禁一把握住了玛丽的手。“玛丽，你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我爱你，嫁给我吧！我已经挣了一大笔钱，我保证让你幸福……”马丁说着欠身准备亲吻玛丽。

突然，马丁看见玛丽脸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神情，一种他所从未见过的神情。那神情如圣母般高洁，似乎蕴含着无限的柔情，又蕴含着无限的忧伤。海风轻轻吹来，微微浮动玛丽的长发，闪烁的灯光映照着她泪光晶莹的眼眸。

马丁蓦地僵住了，眼前仿佛是一尊无比圣洁而又美丽的塑像，使他的嘴唇无法去触及那玉洁冰清的脸庞。

玛丽含泪的目光慢慢越过马丁的肩头，投入那迷茫浩瀚的大海。

“马丁，对不起，我无法答应你。你是个好人，真心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不过，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另一个人，或者说另一种人，他也许很穷，但他能用一种东西抚慰我的身心，让我的心灵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越。我觉得，那种幸福才是我所渴求的幸福。也许，这一辈子我都找不到他，就像在这茫茫大海上徒劳地寻觅一枚贝壳。但我要寻求。我没有办法抗拒那召唤我生命的力量……”

海水哗哗地冲打着岸边的礁石，一串晶亮的泪珠悄然从玛丽的眼中滚落，融化了她胸前飘落的雪花。

远处，传来深沉感人的圣诞颂歌，歌声在雪花飞舞的夜空里回荡……

（补记：1982年，我在达县师范专科学校教英语。一天，在《美国之音》周末的英语故事中收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就很感动。后来在教学中我多次用英语给学生讲起这个故事。1999年，在我离开讲台7年后，我把它编写出来，发表在《重庆晚报》和《重庆与世界》杂志）

## 勇猛特工与野性公主

美国特工杰里米智勇双全，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他奉命设法打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帝国上层人士建立关系，争取土耳其在外交上承认美国。此时，一名奥斯曼土耳其最高统治者苏丹的表妹正急于逃离大革命恐怖时期的法国。杰里米希望借护送公主回国的机会进入帝国上层。为了便于逃离，他与公主扮为合法夫妇。本文描叙了美国特工与奥斯曼公主一路上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两人之间香艳而奇特的争斗。

（选译自美国长篇小说《THE YANKEE》1987年译）

尽管天寒地冻，雨雪交加，杰里米一行人还是坚持走到拉福叶特侯爵夫人旅行图上所标明的客栈。当德沃罗中士把这队筋疲力尽的行人送到客栈门前时，天已黑了一个多小时。客栈位于巴黎南边二十多英里，窗户里淡黄的灯光闪烁闪烁，给人以温暖和振奋的感觉。杰里米全身冰凉，一心指望着一顿热餐和一张舒适的床，不过他先得应付那位店主。据拉福叶特的提示，此人异常仇视皇室贵族。

这个时节路上人客稀少，因此，来了这一大群人，店主自是喜不自禁。不过，他仍然翻来覆去地审视杰里米递给他的身份证，直到确认来者不是贵族人员，他才同意提供食宿。他为公主图尔·耶斯敏和杰里米安排了一个套间，套间包括一个小客厅和一间大卧室。侍女们住在二楼另一端的三间小屋里。卫士们被安顿在外屋，车夫们也住在那儿。

公主立即进入她的卧室，几个侍女在身旁侍候。她要了大量的热水洗浴。水来后，杰里米也给自己要了一桶。他在小客厅洗浴，然后换上舒适的便服，等着图尔·耶斯敏出来。他估计，为了逃离安全，她会做出恩爱夫妇的样子，同他共进晚餐；不料，她派一个侍女传出话来，叫把饭送到卧室去，她要独自进餐。杰里米拔腿朝底楼的酒吧走去，心想自己早该料到，这位高傲的公主是不会同自己合作的，她办事一向随心所欲。

杰里米走进酒吧，坐到熊熊的炉火边。一位酒吧侍女给杰里米送来一道香喷喷的菜肴。他觉得自己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烤鱼、多汁的小鸭和肥嫩的烤羔羊。他盯着炉火，回想起当天闪电般的结婚，不禁暗自微笑。毫无疑问，图尔·耶斯敏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令人头痛的，她的美色与她的冷淡同样强烈逼人。不过，到此行结束，他自信能赢得她的敬重。他又斟了一杯酒，漫不经心地想，旅途期间，同她来几场云雨之欢是多么美妙。公主没理由抱怨，至少从法律的角度说来是这样。同她作爱一定韵味无穷。杰里米不得不承认此女人的魅力难以抵御，她那表面的冷漠更激起他的兴致。他还从未遇到过无法征服的女人，他相信这位公主只是装着对他不感兴趣。他觉得那种冷漠是对他男性阳刚之气的直接挑战。虽说他没忘记自己的使命，但必须征服她，他才会心满意足。

他坐在炉火边，一边呷酒一边沉思冥想。店主走进来坐到他对面，满怀狐疑地盯着他，他马上警觉起来。不过，他却不动声色，仍旧懒洋洋地微笑。

“来同我喝一杯，老板。”

“我早吃过了。同我妻子一道吃的。”他意有所指地补充说。

杰里米点点头：“我知道，这是习俗。”

“正是，先生。”店主怀疑地盯着他。“你没遵循这习俗很令人吃惊。一个男人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却独自吃饭，有点不对劲吧？”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说：“一个新郎独自消磨新婚之夜真让人费解。”

看来店主是留心了结婚证上的日期，此人不是傻瓜，得想法打消他的疑虑。杰里米哈哈一笑，吞下一大口酒，然后富有意味地眨眨眼：“女人，都是些古怪的小玩意，对吧？”

“不错，先生。”

杰里米倏地神色一变，鲁莽地问：“一个旅店老板盘问旅客的私事不该是习俗吧？我倒想问问你，打探我和我妻子的私生活是何道理？”

“这不足为怪。”店主毫无窘迫之色，“许多贵族成员对法国人民犯了滔天大罪，他们害怕清算他们罪行的日子马上要来临，正企图逃离法国。仅仅两周前，勒·布鲁恩伯爵和他那娼妇老婆乔装打扮，从巴黎逃来本店，企图蒙骗我，让我相信他是里昂来的丝绸商人。可也不打听一下，我是何等人，居然想愚弄我！”

“明白啦！”杰里米开始查觉事情不妙。

“我一眼就看穿了他整足的伪装。我的儿子们和几个邻居把他们押回了巴黎，让他们等候无法逃避的审判。”

“太妙啦。”杰里米热情洋溢地说，可是已开始冒汗。

“唔，先生，你的证件自然没错，也不是法国口音，你妻子自然也是外国人，不过，我听见她对伴随你们的一位女人讲话时，却没说英语，英语本应是你们的本族语，我碰巧也懂。有许多英国旅客惠顾本店。因此，我觉得有些蹊跷也并不有悖情理。为了法国的安全和未来的审判，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和新娘分开就餐，并且为什么在新婚之夜你独自逗留在酒吧？”

“你的话有道理，我不见怪。”杰里米不慌不忙地说：“婚礼的激动和一路上的颠簸使我妻子感到相当疲倦，所以她想独自休息一会。”店主点点头，有几分信服，不过仍然心存疑窦：“就算她想独自呆会，可为什么她要把你俩住的套间门闩上？回答我，先生！”

杰里米竭力想掩饰他的惊愕：“你是说她锁了门？”

“一刻钟前我亲自试过。”

“我早该料到这点。”杰里米又冲着店主眨眨眼，指望用这种略带猥亵的方式引起他的同情。“我这位新娘异常羞涩，我相信你这位过来人能理解。这是她生命中非同一般的一夜，虽说她早已盼望了不少日子，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惶惶不安。”

“哈——”店主一咧嘴，心领神会。他无意装得不谙此道。

“有些女人很随便就以身相许。”杰里米继续在这题目上发挥，“可另外一些女人，例如我妻子，就不同，她们先推就一番以满足她们的虚荣，然后才肯缴械就范。正如刚才我告诉过你，先生，我妻子异常羞涩。”

“你将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店主舔了舔他的厚嘴唇，眼露妒意。

“也许是吧。”杰里米咧嘴一笑，“不过这得仰仗你先生的一臂之力。”他把那急不可待的新郎角色演得惟妙惟肖，差点自己都陷了进去。

“愿为您效劳，先生！”

“你有没有一把多余的钥匙借我用用？我不进城堡无法展开战斗。”

店主咯咯一笑，从系在皮带上的绳环上取出一串钥匙，逐个查找，接着又咯咯一笑：“客厅的两把钥匙都被你那位新娘索去啦。一小时前她把我叫去询问，

当听说还有把钥匙，她马上要了去，那神态使我感到奇怪，我早该想到她是害羞哩。”

“这么说来她把城堡的吊桥都收上去了。”杰里米愤愤地说。

“不过要越过这壕沟还是有法子，先生。”店主从钥环上取下一把铁钥匙，得意洋洋地递过来，然后拍拍杰里米的肩。“这是卧室的钥匙，你正需要，我想你没兴趣在客厅过夜。”

“那是当然。”杰里米答道。“实在不知如何感谢你，先生。”他把钥匙往空中一抛，然后一把抓住，一跃而起。

“别客气，别客气。殷勤好客是鄙人的职责。”店主站起来，手肘诡异地碰了一下杰里米的胸肋，“今晚勿需再为你担忧了吧，嗯，先生？”

“别再为我——或者我妻子——操心了吧。”杰里米加重语气说。这是真心话。

“哈，会的，今晚我会一直惦记着你俩的。”

“真是难得你好心。”杰里米说着加快步于，担心店主会陪他去卧室门。撞进卧室后公主会怎样，他心里没底，不过，毫无疑问，她一定不高兴。店主的疑心好容易给打消了，他可不愿目睹一场争吵。

“你是说好心？我可是心甘情愿。”他俩上完楼梯，店主挽着杰里米的手臂。

“我猜你没见着我妻子，外面厨房里那个肥猪般的女人。”他有些忧郁地长叹一声，摇摇头。“你实在有艳福，先生，艳福。”

卧室门距过道只有几步远，杰里米只有一种法子可以摆脱店主。他停步，伸出右手：“我祝你晚安，先生。”他正正规规地道别。

店主紧握一下他的手，站在过道里不动，一边格格笑着，一边盯着杰里米朝卧室走去。没法打发走那家伙，杰里米不得不应付这微妙的处境。他掏出钥匙，飞快插入锁眼，迅速一扭，悄声拨开门闩。他闪进去，关上门，再小心翼翼地闩上。

帷幔低垂，屋里仅有的光来自插在双座托架上的四支细蜡烛。蜡烛安设在屋那头梳妆桌的西边，梳妆桌前是一架遮着天篷的大床。公主端坐在梳妆桌前，对着镜子梳理长发。杰里米一看见她，顿时热血沸腾。她身着夜服，胸部和细细的衣袖由乳白色的饰带织成，杏黄色的丝绸长裙紧贴身子，简直象天仙下凡，那无背的高跟拖鞋是由白色的缎子制成。她从镜中一瞥见杰里米，霍地跳起来，一只拖鞋几乎落到地上。

当她转身面对着他时，已恢复了镇静：“马上出去。”她冷冰冰地说。

“我并非故意撞进来。可这事没法子，夫人。”

公主的双眼凶狠地闪动着：“给你说过要称我为‘殿下’，并且你没权利到这儿来。你要明白，容忍同你保持这些毫无意义的仪式只是为了路途暂时的方便。”

他微微一笑，一动不动：“我估计你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请你用用你的头脑，我如何称呼你无关紧要。在法国人民眼中，包括这客栈老板，你同我是夫妇。他注意到了我们结婚证书上的日期，当你索要客厅的另一把钥匙时，引起了他的怀疑。这是你犯的一个大错，我俩都会因此付出代价。”

她嘴唇绷紧了：“在我的国土里即使一个王子也没权来指责可汗或其家庭成员。要是我们此刻在那儿，我会用鞭子抽死你。”

“这么说来我实在是幸运之至。不过碰巧这是在法国，我俩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你捅了个漏子，我得来补救。店主仇视贵族，我费了大力才让他相信你

门是出于害臊。可能你忘啦，夫人，今晚碰巧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你的故事编得妙极啦。我恭贺你的独创性，赞美你的想象力。不过对不起，我不吃这一套。”

她的秀发散发出一股幽香，杰里米有点魂不守舍。他一耸肩，定了定神：“我没必要对你撒谎。否则我来这儿干啥？”他估计此话会让她吃惊。她对人们的殷勤献媚早已习以为常，绝对想不到居然会有哪个男人会对她的美色熟视无睹。当然，杰里米实际上早已被她勾去了魂。

公主将披洒在肩头的长发往后一抛，直盯着他：“你撒谎。”

“你自个瞧瞧吧。”杰里米指指门，“他不定还在门外守着哩。我还没见过有谁这么急切地想来沾沾新婚之夜的快乐。”

公主仍然不信，但终于举步朝门走去——不是由于好奇心，而是想揭穿杰里米的谎言。她从杰里米身边擦过，近在咫尺的佳人又使他一阵心旌摇荡。他竭力稳住阵脚，强迫自己仍旧懒洋洋地靠在墙上。她轻轻抽动门闩，把门开了条缝，倏地，她一把关上门，慌忙闩上。

“你可真有办法。”她嚷道，显得有些慌乱，“你收卖了他，让他在那儿等着，以证实你的谎言。”

杰里米不禁哈哈大笑：“要是我们的处境不这么糟，说不定我还真要这么试一下。不过请允许我提醒你，我答应把你送到君士坦丁堡，不管你是否合作，我都得拼力去做，我可不愿让一些头脑发热的农夫把我们押回巴黎。所以，今晚我得呆在这儿。”

公主露出琢磨他这番话的神态。看来他有道理，没撒谎。“那好吧。”她高高在上地说，“我恩准你的恳求，你可以留下。”

他解开饰剑皮带，眼睛一直盯在她身上。

“你就睡在那儿。”她断然说，指着客厅。

杰里米一声不吭，把剑扔到床脚边，然后漫不经心地抛下手枪和骨柄匕首，其意图显而易见。可让他惊奇的是，公主既不争吵也不反对。她双臂低垂，一动不动的神态真让人费解。这景象使他胆大了些，他缓缓挪步朝她移去。

“既然咱俩都在这儿。”他喃喃地嗫嚅着，“我相信我们会觉得这间屋子更舒适。”

他双臂围抱着她，公主没反抗。他胆子更大了，开始吻她，她仍然一动不动。接着他动手抚摸。公主对他放肆举动的默许使他心花怒放。他把公主压在床上，心急火燎地准备寻欢做爱，猝然，他感到一个锋利的金属尖项住了他喉咙。他定睛一看，发现公主正用空着的手在摸索他的手枪。

“别动。”她说，声音柔和而温暖。

那金属尖顶压得更紧了，杰里米无可奈何地干瞪着她抓起手枪，娴熟地打开扳机对准他。“现在站起来。”她喝道。

杰里米懊恼不已，绊绊跌跌站起身。他看见她右手捏着把精巧的双刃匕首，仅有她的大拇指般长，显然刚才是藏在她夜服或者长袍的某个地方。她不容他多想，“你睡那儿。”她重复说，嘻嘻一笑，“明天早上还你武器，让你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攻击。”

杰里米退进客厅，公主关上并锁死卧室的门。他孤零零地站了半晌，只得垂头丧气地寻找睡觉的地方。这儿连个沙发都没有，他只好拖过一条硬板凳、两张摇摇晃晃的椅子，凑了个躺身的地方。他脱去衣服，躺下身，徒劳地试图

睡舒服点。他酸楚地暗自思忖：那店主至少有一点没说错——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自夜宿那个客栈起，就形成了他俩一路上的规矩。公主对杰里米的态度一直冷漠疏远，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每晚，她独自在自己卧室进餐，早上，她的侍女在那儿侍候她吃早饭；白天在路上时，若不需要她绝不叫他一声。他一直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去感染她，以此来赎回那晚的冒失，可他的殷勤毫无回报，一切努力都不能融化她那冰雪般的冷漠。他已开始感到心灰意倦，暗想，难道自己是在同一个冷血动物打交道？

无论每天在路途上颠簸多久，她绝不抱怨，饭食低劣或住宿简陋她也毫无异议。每天好几次，一群群散游的农夫或工匠把车队拦下来检查，但公主总是镇静自若，面无惧色。杰里米对此比较满意，在这点上，他俩还算旗鼓相当，遇到麻烦，她总是让杰里米去应付，从不插手；另一方面，她似乎相信杰里米能把她从可能出现的任何困境中解救出来。那是他的职责，她才不想劳神费力去丢给他一个微笑，或是一句赞词，以表示对他服务的感激。

有时，杰里米实在感受到沮丧，甚至想放弃这苦差事，任那傲慢的公主去随心所欲，自己则到欧洲的某个雇佣军去应募。有一两次，他甚至想独自前往君士坦丁堡，凭自己的努力在苏丹的王宫里碰碰运气。

越过阿尔卑斯山脉、靠近地中海之后，气候暖和起来。德沃罗中士又返回山中，绕过尼斯，那儿，人们对贵族的仇恨如火如荼。中午时分，车队越过了法国边境，进入意大利，国家卫士们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将车队移交给当地的职业马车夫，然后匆匆向杰里米道别，急着要赶回巴黎。正当他们准备拍马而去时，公主叫住他们。出人意料地，她发给每人一小袋金币，作为酬谢。杰里米在一旁酸溜溜地盯着，暗自思忖，但愿到君士坦丁堡后她也能如此打发他。

现在，法国已抛在身后，再没什么危险。杰里米慵懒地坐在马鞍上。马车穿过群山，朝圣雷莫城驶去，在那儿他们将渡过在意大利的第一夜。剩下的路途会索然无味，不过，杰里米想：尽管公主对他冷若冰霜，但到今天为止，他的护送还是有意义的。可从此地到威尼斯——那儿有土耳其舰只在等候——他的作用还不如一个侍女。

策马行进在马车旁时，他偷偷朝图尔·耶斯敏投去一瞥。他心里明白，自己如此闷闷不乐的根本原因是她伤了自己的虚荣心。对爱情如此反感的女人根本就不配有天姿国色。由于气候暖和，她脱去了黑貂皮外衣，身穿一件长黑天鹅绒外套，外套前胸敞露，一条宽宽的带子和一个昂贵的宝石带扣将其束在那苗条的腰肢上。一条雪白的围巾绕着她那优美的脖子。为了旅途便利，她的长裙被一条从腰间垂下的黑天鹅绒带子环扣在踝部。杰里米盯着她双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自己移开目光。

为了按捺住心猿意马，他故意似睡非睡地在马鞍上打盹，让他那匹阉马信步由疆。车队穿过山间隘口，朝海岸驶去。山道狭窄，不过车夫们对道路很熟悉。杰里米掉在后面，心想，要是看不见她，就不会老是想入非非。一丛丛的万年青使他回想起纽约，稀疏的柏树和白杨撩起他对北卡罗来的思乡之情。

一声女人的尖叫打断了他的沉思。车队已拐过一个路弯，看不见了。杰里米策马向前，意识到终于遇上了麻烦。他拔剑出鞘，打开手枪扳机，小心翼翼地迎上去。在弯道处他停下来，眼前的景象象一场噩梦——四个武装匪徒拦劫了马车，控制了局面。

他们都已下马，其中两人端着笨重的滑膛枪，对准车夫。车夫们坐在箱子上，双手高举，一筹莫展。第三个歹徒正从打头的马车顶上拖下一口皮革箱子，

他动作麻利自如，显出是拦路抢劫的老手。

侍女们蜷缩在路旁一棵巨大雪松下面，其中一个老年女佣嚎个不停。她扭绞着双手，呼一口气尖叫一声。匪徒们对她毫不理睬。其他女人也无法动弹。

公主的处境不妙，但她面对着第四个歹徒，毫无惧色。从他那昂贵的衣服式样判断，此人是头目。他用手枪逼得她不能动弹，另一只手企图一把扯下她皮带上的宝石带扣。公主仍旧傲然挺立，对他的动作和眼中的邪念毫不在意。宝石扣给扯了下来，他塞入自己衣袋，然后开始粗鲁地抓搔她。

她既不惊慌失措，亦不羞涩脸红，仍旧一动不动。她显然意识到要是举手打他，只会激怒他，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她低声对他说了点什么，显然她的话比一个女人毫无意义的一巴掌有效得多，匪首冲着她咆哮起来，那情景象是她把一块热铁烙在他身上。杰里米不敢怠慢。

匪徒们还没看见他，这是他唯一的有利条件，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仔细瞄准之后，枪响了，那位持枪指着马车夫的歹徒肩上中弹。他痛得嚎叫起来，丧失了战斗力。但他的枪在掉落之前也响了。很幸运，只击中了车夫的腿。匪徒踉跄了几步栽倒在地。车夫曲蜷身子，抱住腿。

执枪指着另外两名车夫的匪徒无法抽身，但那个在马车顶篷上解箱子的匪徒飞快地抽出两只枪，冲着杰里米双枪齐发。杰里米正向前冲刺，要想打中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子弹毫无威胁地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侮辱公主的匪首上，周围的事只有点模糊的意识。

他冲下去，看见后面的第三个车夫从身下的箱子里取出滑膛枪，对准车顶上那个匪徒开了火。现在只有匪首威胁最大，杰里米直冲朝他扑去。匪首亦身手不凡，在危急中反应敏捷，行动迅猛。道路太窄，杰里米的马儿无法从马车旁冲过去。匪首绕到车后，以车为掩体，镇静的举枪，对准正以泰山压顶之势扑来的杰里米。

尽管距离不远，但马车影响了瞄准，再加上杰里米速度太快，因此，即便是最优秀的枪手也难以命中。这救了他的命。但枪声和火光把他那匹未经训练的坐骑吓懵了，它一声嘶鸣，前腿直立，把杰里米甩下地。他在地面上连打了几个滚，看见路旁陡峭的斜坡和下面那一个深达五百英尺的沟壑。

这突如其来的灾祸使他慌了神，刹那间，他觉得末日临头，但转眼又镇静下来。他拼命抓地想稳住身子，一面用脚蹬石头；但石头全部滚下深谷，看来没什么能阻止他的疾速下滑。大约滑了三分之一时，运气突然降临。在一堆松散的碎石中，生着一丛茂密的缠绕在一起的灌木。他双手死死抓住，全然不顾那些尖刺扎手。

稳住身子后，他深吸了口气手足并用往上爬，实在不行就肚腹贴地慢慢挪。上面，那匪首正盯着，在装子弹。看得出来，他遇到了麻烦，可能是枪卡了壳。杰里米分秒必争，尽可能快地爬上险坡。石块骤雨般地从脚下滚入深谷。他双手疼痛，无数小刺扎在肉里很是恼火，然而他一向具有健全的平衡功能……离顶端还有最后几码了。

匪首体格健壮，膀大腰圆，留着漂亮的小胡髭。他气急败坏地企图修好手枪，但看到杰里米越爬越近时，他不耐烦了，将枪朝杰里米砸来。枪砸到了杰里米的锁骨但这既没能阻止住他，也没减慢他的速度。匪首抽剑出鞘，这下更危险了。他朝着匍伏而上的杰里米一剑又一剑连续刺去。

稍有闪失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杰里米不敢接近那恐怖的、刺杀着的剑；与



此同时，他还不得不紧贴在陡峭的斜坡上，动作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看样子无法摆脱困境。然而，出乎意料地来了援军：公主匆匆赶来，高跟拖鞋在坎坷不平的道上一歪一扭。她双手抱着块大石头，接近匪首后，她把石头向他砸去。

石头击中了他的头侧，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和疼痛使他怔住了。他晃了几晃，看上去有些晕眩。这一击并不厉害，但却至关重要。杰里米乘机爬上陡坡，目光狂野地四下一扫，他的剑躺在路上尘土中，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刚转过身，那暴跳如雷的匪首就扑了上来。

刚一交手，匪首就发现对方身手不凡，他于是改变战术，迅速后撤至路中央，接着全神贯注地挡开杰里米一剑接一剑的刺杀。杰里米剑术技高一筹，但刚才的遭遇消耗了他的体力，因此，此刻两人正是旗鼓相当。

拼杀的招式旋即显露，要不是两人都清楚稍有疏忽便会招来杀身之祸的话，那刺、挡、虚晃、猛劈的打斗真会变得单调乏味。两人慢慢兜着圈子，寻找对方的空隙，等待对方在判断和技巧上的破绽。杰里米不知车夫们同其他匪徒的搏斗如何，此刻他自顾不暇。

杰里米手臂开始酸痛，步法有些不稳，感到眼光也不是那么锐敏了；而匪首仍然精神抖擞，斗志旺盛。得赶快想法取胜，否则对方必占优势。

在路边距他滚下坡几码的地方，有一块高约四尺，顶端平坦的大石。杰里米从眼角瞟到石头，一个大胆的主意在头脑中形成。不及细想，他马上付诸行动。

他聚集起渐渐不支的体力，采取攻势，一步步把对方逼近陡坡。匪首显然以为杰里米是企图把他刺下坡去。但他毫不在意，那自信的神态似乎暗示着杰里米具有同样的危险。

打到边缘时，两人都停下来，双双站在陡坡边上又斗了片刻。接着，杰里米沿着陡坡边沿有意后退，这是他计划中最危险的一步，只要一脚踩虚，就会滚下深谷。他全神贯注，终于，脚后跟擦着了岩石。他稍稍变换位置，使自己置身石旁。成败在此一举。他鼓起全身力量，把对方逼退一步，同时奋身一跃，脚踩在了岩石上。

高度马上大增其优势，他不失时机，拼全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个猛刺，剑端端地刺入对方喉咙。匪首一声惨叫，双手乱舞，带着杰里米的剑滚下沟壑。那惨痛的嚎叫在群山中回响。

杰里米精疲力竭。他转身查看战场，惊愕地发现匪徒正在毒打车夫。刚才在第一辆车顶上的那个匪徒正用枪柄狠揍一个车夫。另一个匪徒用枪把其他车夫逼得动弹不得。杰里米眨眨眼，盘算着如何下手。

他还没来得及动手，只见公主蹬掉鞋子，束紧衣，穿着长袜跑过去，抓起匪首扔下的剑，然后朝杰里米的马冲去。象小伙子一样，她灵巧地翻身上马。

马儿吃了一惊，恼怒地又踢又跳。然而公主似乎轻而易举地就降服了它，显示出高超的骑技。她拍马前冲，天鹅绒外套飘在身后，刀剑在头上挥舞，那架势颇象她哥哥手下的骑兵。

她兴高采烈地大笑，那激情和英勇令杰里米赞叹不已。她边冲边笑，执枪匪徒对着她就是一枪，子弹擦身而过，她连头也不低一下！似乎全然不知什么是危险。她将匪徒撞翻在地，毫不减速，一剑结束了他的性命。接着她勒住马，来了个漂亮的掉头。那个用枪柄揍人的匪徒见事不妙，拔脚想溜，然而也被公主劈翻在地。一场恶战结束了，四下一片寂静。公主翻身下马，对脚上受伤的

车夫讲了几句，那车夫一瘸一跛地返回马车。

公主找到鞋，重新穿上，然后走到杰里米身前：“这把剑可以代替你失去的武器。”她把匪首的剑递给他，不待他回答就返回自己马车，坐在软垫上，拢了拢头发，准备重新上路。

杰里米和那些被痛揍了一顿的车夫各就各位，赶马上路。被杰里米打伤的那个歹徒不见了踪影，显然已带伤逃走。杰里米没心思去搜寻，而遭此劫难的车夫更是疲惫不堪，恨不得一步赶到圣雷莫。

灰鹰旅店坐落在俯瞰圣雷莫城的山岗上，是北意大利最豪华奢侈的客店。重赏车夫之后，公主退入自己的套间，杰里米也分得了一间卧室。离开巴黎后，这还是第一次。

他在浴盆里洗了个热浴，然后去酒吧间享受美味佳肴。此旅店的烹调让他大开眼界，他吃了一个肚腹中填着橄榄、牡蛎和栗子的阉鸡，一份果子冻牛排，一杯醇香浓郁的红酒，饭后又来了杯余味悠长的白兰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时，他轻声哼唱着，精神振奋。路上那场恶战之后，公主没睬他，他也不在乎。现在他已不对她抱有任何指望。他俩共同解决了一个凶猛的敌人，可事后她却显得若无其事。

明天，再去思索她那独特的个性吧，此刻，他老是想起她兴高采烈策马冲向匪徒的飒爽英姿。他对她的天性看出了一点端倪，待闲暇时再去细细琢磨。眼下，他一心渴望的是在柔和的床上安安稳稳睡一觉。

他走进卧室，点亮蜡烛，关上门。刚转过身，就听见卧室那头的床和几张椅子的后面，传来轻微的窸窣窸窣的声音。他本能地伸手拔剑，但看见是个侍女，他又松了手。侍女戴着面纱，在法国已经禁止这样做，现在刚一出法国，女人们又戴上了，他不禁微微一笑。

“真主与您同在。”她一边说，一边行伊斯兰教额手礼。

杰里米打了个呵欠。“真主与您同在。”他彬彬有礼地作答。

“殿下传您去。”

“什么？”他茫然地瞪着她。

“殿下要您马上去她那儿。”侍女说完，不待他回答就步出房间，站在过道里等他。

这次传唤实在出乎意料，杰里米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刚一进门，两个呆在客厅的侍女就赶紧退了出去，剩下他独自一人站在那儿。他挑了张最舒适的椅子坐下，不多一会，通往卧室的门打开了，公主走了进来。杰里米不由自主地站起身。

她身穿一件雪白的丝绸睡衣，衣领、袖口和腰间绣饰着淡兰色的绸带；肩上披着一条宽长的、带有穗缨的白丝巾。她将丝巾裹紧身子，走到屋中央。

“你干得真漂亮。”她说，声音里含有一种少有的温情。

“你也不错。”他答道，微微一笑。

公主耸耸肩：“那是我家族数百年的传统。不过，我从未见过一个法兰克人如此骁勇善战。我对你很满意。”

这还是她第一次表示赞赏。杰里米乐滋滋的，但心里却在暗自嘀咕，公主找他干啥？“谢谢你。”他说，等着她的下步举动。

公主目光灼灼地望着他，好一阵子两人默默无语，互相凝视。接着，缓缓地、显然也是故意地，她让披巾从肩头滑落，掉到地上。与此同时，两人不约

而同地朝对方迈进一步。杰里米大喜过望，一把抱住公主，热情洋溢地吻她双唇。

半晌，她推开他，把他带到卧室。她飞快脱掉睡衣，躺到床上，合上眼。杰里米三五两下扒掉衣服，上了床。公主骤然迸发出狂野的热情，一把将他抱住了……

能量释放之后，杰里米吁吁地喘着气，翻滚到一边。他伸出双臂去抱她，打算互相搂抱着进入温柔之乡，但公主没反应。他仔细一瞧，原来她已浑然入睡。

第二天，当他们重新上路、穿越意大利前往威尼斯时，杰里米颇有些踌躇满志，对其使命那惶惶不安的心情已烟消云散。毋庸置疑，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公主一定会为他在苏丹面前美言。一路上，他花了不少时间打腹稿，如何在那君主面前为美国说情。当然他知道决不能掉以轻心，其成败取决于公主是否能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虽说现在同她有了那层关系，但她仍然是朵多刺的玫瑰。

她表现出的那种热情是他所未体验过的，然而，在她肉体渴欲的后面，仍旧保留着一种无法消溶的冷漠。她内心深处，显然有一种任何男人都无法触动的坚核。她并不想将自己裹在一层神秘的面纱里，相反，即使正同杰里米在床上翻云覆雨时，她也明白无误地让他感到，是她，而不是他，是这场云雨之欢的主宰。今天早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她毫不含糊地对杰里米表明了态度：尽管她已接纳他作为自己的情人，但由于自己至高无尚的地位，他仍必须对她毕躬毕敬，特别是在众人的面前。

随着时光的流逝，杰里米越来越心急喉痒，恨不得再同公主颠鸾倒凤。太阳下山不久，他们来到一家宽敞的客栈，杰里米眼巴巴地盼望着天黑。那天一路上，公主仍旧是高高在上的冷漠神态，非必要时决不同他搭腔。尽管她并没暗示当夜又要他去，但杰里米饭后却信心十足地自动上门。几个侍女通报之后匆匆离去。杰里米迈入客厅。

通往卧室的门关闭着，杰里米恨不得一把推开，但他忍住了。在这种事上公主显然也要居于统治地位，他暗暗告诫自己要想得到她就别去招惹她那古怪的心理。一刻钟过去了，他开始有些坐不住。最后他决定，要是再等几分钟不出来他就闯进去。正在这时，门开了，她站在门口，身上穿着睡衣。

杰里米本打算快步迎上去，但她的神色止住了他。她面部镇静自如，但眼中却露出隐晦的困惑：“我没叫你来。”

杰里米松了口气，嘻嘻一笑，荡悠悠地走上去：“我们用不着再装得一本正经，特别是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

公主莞尔一笑，神色舒展开来：“我想你有道理。”他伸手抱住她，她没反对，但当他低头吻她时，她把他挡开：“不知能否请你帮个忙？”

“当然。”

“今晚的菜咸了点，我觉得口干，太想喝点淡酒了。能否麻烦你去弄一点？”

要是 24 小时前，她命令他去取酒，其态度一定是冷漠武断而又粗鲁；现在，她可在他的手心里啦。他满脸堆笑：“我马上就回来。”他说完轻轻一吻，离开了房间。

店主给了杰里米一瓶在屋后溪水中冷却了的酒。杰里米拿起两个银酒杯，哼着歌儿，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一位蒙着面纱的侍女站在套间的入口处，他陡然吃了一惊。侍女仅仅露出双眼，直端端地盯着他，毫无诧异之色。

“这是干什么？”见侍女不让道，他停步诘问。

“殿下已经上床休息了。”侍女直截了当地说。

杰里米瞪着她，好不容易才忍住没一脚把她踢开。

“门从里面锁上了。殿下已经安寝。”

“我简直无法理解。”杰里米舌头有些僵硬。

“殿下发令，我们执行。用不着要我们去理解。”侍女的语气略含责备。

杰里米呆呆地站着，拼命压下心头那股无名火。公主耍了个并不高明的花招，而他却毫不提防，径直跌进了她设下的陷阱。显然，她选择了一种带侮辱性的方式来教训他，让他明白，要想上床得取决于她，而不能让他随心所欲。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俩已有的那种亲密关系对她说来不值一钱，他的地位仍然丝毫未变。在她的眼中，他并不比一个比较中用的仆人身份更高。他痛心地感到，自己并未对她产生任何影响，也并未取得任何地位上的改变。

她把男女通常的位置颠倒了，这是此刻最令他恼怒之处。杰里米一向对他的男性特权自以为是，并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风流韵事。要是看上一个女人，他就去追逐，一旦到手之后，就随他心意摆布了。如果觉得不错，就又去找她，否则，就扬长而去，把她忘到脑后。

现在公主正好扮演了他的角色。她不动声色地故意贬低他，对他的男性自尊肆意蹂躏，使他蒙羞。他也意识到，除非真正赢得她的敬重，否则他是无法指望她今后助一臂之力的。也许需要给她点颜色瞧瞧，因为只有让她了解自己的力量，才不会在自己对她无用时被她一脚蹬开。

他需要好好想想，可此刻他已恼怒得思绪不清，于是他把瓶子、杯子往侍女手中一塞。“拿去，”他声音粗哑，“连同我的敬意一块带给殿下。”

他大步走下通道，来到自己的小房间。当晚，他在那窄小的空间里久久地来回踱步。黎明前，他总算想出了个万全之策。上床睡觉之前，他对计划又仔细地推敲了一番。

第二天早饭后，他走到院子时，等候公主和她的随从们出来。公主起得很晚，不过杰里米今天不着急，早迟，公主会制造机会让他的计划得手。

公主步入院子里，太阳已高悬在山岗之上。杰里米鞠躬施礼，毫无表情。公主点头作答，一派冷漠。客栈里的其他旅客观看公主一行人上路，丝毫猜不到杰里米是她的情夫。

当天一路无事。晚上饭后，杰里米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知道公主为强调自己的地位，会住得离他远远的。这旅店是一路上最小的一家，他的房间又小又窄。

他故意慢悠悠地享用他的晚饭，直到那老板娘——他是店里唯一的女招待——忍不住呵欠连天。最后，他总算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上楼。在楼梯顶端，他看见一名公主的侍女站在阴影里。他差点没高兴得哼出声来，但他装着没看见。

“殿下指示你马上去她那儿。”侍女走出来拦住他。

杰里米一扬眉头，微微一笑。

“别耽搁，”侍女尖声说，“殿下已等候多时。”

他耸了耸肩，转身朝公主房间走去。那儿，另一侍女守在门口。她闪身让开。他彬彬有礼地叩门。里面传来柔和的叫声，杰里米推开门。里面只有一间卧室，他吃了一惊，显然，在这店里，即使贵族也没套间可住。不过，这样对他的计划可大有好处，他不禁满心欢喜。

公主站在房间的一头，看上去婀娜多姿，光彩夺人，杰里米差点乱了方寸。

显然，公主为今晚会面精心装饰了一番，她清楚这会对杰里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身着一件雪白的细纺绸夜服，颈脖处开得宽宽的，双袖略成扇形；紧身背心边缘全刺绣成叶状，长裙轻柔下垂，在脚踝处卷成扇形折边；上面，她还系着天蓝色的丝绸披肩。杰里米看呆了，只觉得血直往上涌，太阳穴突突一阵乱跳。他关上门时，公主解开披肩带了。

“你今晚胃口不错呀，”她说。

“挺不错。”他以同样轻松的口吻回答。

“吃得舒服吧？”

“很舒服。”

“我想也是。你久久呆在下面，我以为你安心吃个通宵哩。”她解下披肩，漫不经心地将其抛到一张椅子上。

杰里米深深吸了口气，觉得自己微微有些发抖。这情景比他预计的要难对付得多。他说：“你可能有些渴，要我去弄点酒来？”

公主皱皱眉头：“没必要重提旧事。所有侍候我的人都得照令行事。我对你没恶意。像其他为我服务的人一样，你也需要懂得自己的位置。现在，你已经知道如何使我愉快，因此，我们两人都无需再去提那事。”

“是的，殿下。”他率直地说，没有讥讽的味道。

她移步靠近他：“有时需要语言交流，有时言词又嫌多余。”她粲然一笑，轻轻扭了扭身子。举起双臂，“显然，你无需我说，此刻我渴望和期待着的是什么。”

杰里米一把抱住她，热情洋溢地吻着。她那熊熊的欲火使杰里米热血沸腾。他将她抱起，边吻边放到床上。他拼尽全力才迫使自己离开她，直挺挺地站着。她醉眼朦胧地望着他，身子不耐烦地蠕动。

他一言不发地注视了她半晌，然后强迫自己哈哈一笑。

公主用一只手肘支起身子，衣服滑下肩头。

“我觉得口干。”杰里米朗朗地说，“太想喝点淡酒啦。”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去。公主喘着粗气，但他毫不理睬。当他砰地一声摔门而去时，房间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第二天，公主与杰里米见面时，仍旧挂着那种冷漠的微笑，他禁不住暗暗为她的自制力叫绝。对昨晚那一幕火辣辣的报复，她未流露出丝毫的恼怒之色，这对一个惯于厉词责难的女人来说，颇不容易。杰里米但愿她会因此懂得尊敬他几分。

很可能，公主心里恨得咬牙切齿，但她外表却不露任何蛛丝马迹。他想，用不了多久，不是在威尼斯就是在君士坦丁堡，他就会看到自己冒险的结果。会不会因为冒犯了公主而丧失了美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约的可能呢？

与此同时，与公主之间的这种新的紧张情绪，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从第一眼见到她，她就在向他挑战，并且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一开始，他俩就在暗暗争斗，早迟会决出雌雄。杰里米心里清楚，对方是个公主，一生从未遇到过挫折，不过，他信心十足，自己有能力征服她。总有一天，她会屈从在自己面前。

一艘英国商船缓缓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罗莎琳德和罗伯特·泰特朝甲板上的玛丽·艾丽斯走去。罗伯特·泰特板着脸，看上去心事重重。玛丽是位演员，正忙着背诵一段台词，没注意到她的表妹。她站在船栏边，朗声

诵道：

哦，君主，你的法令威力无边，  
然而，在上帝那无形而永恒的法律前，  
你所有的威力不值一谈。  
它们超越了寰寰尘世，  
主宰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如果我必须告别人世，  
把青春的躯体送上刑场，  
我不会畏缩哀伤。  
有谁像我一样生活，群魔围绕在身旁。  
我死何惜，对朋友的挂念更甚于死亡。  
倘若我的兄弟暴尸荒野，我才会哀痛悲伤！

“哟，玛丽，实在太美啦！”罗莎琳德嚷道，“我愿整天听你背诵。”

“唔，今天不背啦，表妹。地中海太美了，我难以专心背诵。”玛丽说着合上剧本微笑着。

“咦，你同我一样感情丰富。”表姐说。

“不过，等几天我们到爱琴海，拜访那些希腊岛屿时，即使拼命我也得集中精力背台词了。”

“但愿别出现任何拼命的事。”罗伯特靠在船栏上气呼呼地说。

玛丽疑惑地望着她表哥：“罗伯特，你指什么？”

“指驶入土耳其水域时同他们拼死相斗。”青年人蹙着眉头说。

“别这么不高兴，”他妹妹说，“地中海风平浪静，景色怡人，没有一个船员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底细。”罗伯特神秘地说。

“你了解些啥，亲爱的表哥？”玛丽问道，一边闲步从他身前走过，望着大海。

“我们没有皇家海军护送。即使有，也远隔几百英里。今早船长告诉我，说我们离开布莱克沃尔时他就知道了。”

“但约翰叔叔安排了海军护航！”罗莎琳德有些沉不住气了。

“不错，”罗伯特说，“但船长刚告诉我，护航的船后来又掉头回去另有任务。因此，即使它现在跟来，也有几百英里之遥。”

“哦，我的天。”罗莎琳德忍不住叫起来，双手捂脸。

“喂，罗莎琳德，你那冒险精神哪去了？”玛丽说，“罗伯特，你要保护我俩的决心呢？你俩的口气恰如我父亲，总是大惊小怪，以为祸事临头。”她转身眺望着蔚蓝的、波光闪闪的大海，“多么美好的一天哪！”她热情洋溢地说，像舞台表演般地伸出双臂，“我们快到目的地了，我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风云。”

数百年来，威尼斯对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习以为常，因为世界各地的船只云集圣玛科海湾。贸易使这个人口不多的城市富裕繁荣。她笑迎四海朋友的姿态在西方世界中绝无仅有。一位向导带领杰里米一行人朝卡莫林宫殿走去，那是土耳其驻威尼斯使节的住地。路人对公主那些蒙着面纱的侍女略略感到好奇，在欧洲各国中，威尼斯是奥斯曼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的唯一城市，而威尼斯人长期以来，对此荣誉也颇为满意。土耳其现任苏丹虽说比其前任们要开明，但仍

然同法国和西班牙互相撤换了大使。

这座双塔式宫殿在建筑上略有点东方风味，但外观却酷似威尼斯大多数宏伟建筑，看不出一点能特别表现出奥斯曼帝国的特征。它的内部设施则是东、西混杂，地板上复盖着豪华的土耳其地毯，但前厅接待室里好些散乱着的桌椅却是法国样式。许多仆人向公主行伊斯兰额手礼，可身上穿的却是模仿伦敦和巴黎式样的制服。杰里米注意到他们的左踝节上，都戴着一个细细的、刻有印记的银圈，这是奴隶的标记。

公主被护送到为她准备的房间，一位结结巴巴的管事告诉她，大使将在她方便的时候前来拜谒。杰里米的房间不大，但却布置得十分舒适。一位仆人送来带有金手把的浴盆，浴水飘逸着淡淡的芬香。浴盆边搁着一碗蜜饯海枣，用来给浴者洗浴提神。杰里米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土耳其，他暗自一笑，期待着那一天到来。

他一定会完成使命，将来回国后，得向那位财政大臣讨一大笔钱。想到这儿，他心花怒放。一位男仆叩门进来，深深施了一礼。“殿下希望今天下午就出发，”男仆说，“大使阁下，布约姆·泰尔一再恳求她留住几日，但君王派来接她去土耳其的船队已恭候多日了，她自己也急着想离开这些带有法兰克味的地方，因此，指示我来通知你，准备马上出发。”

杰里米点点头，疑惑地扫了一眼男仆捧着的衣服，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

“殿下指示你换上这套服装。”男仆说着将衣服放到桌上。

杰里米很不痛快，一言不发。公主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专横作法一向使他恼怒不已。

男仆扫了一眼杰里米的左脚踢，有些迷惑不解：“你不是殿下的法国奴隶？”

“不是。”杰里米不想多作解释。

男仆张口欲问，想了想，又忍住了。他又鞠了躬，迅速退出房间，让杰里米自个查看服装。不一会，杰里米已穿上一条松宽的白裤子，下面塞入高齐小腿的柔软的白皮靴。衣服是开领白绸衬衣，袖子很长。接着他把那阿拉伯人的包头巾套在头上。公主还给他准备了一把阿拉伯银柄短弯刀，他不禁暗自好笑。他把弯刀束在饰带上，然后把巴黎带来骨柄刀子和手枪插入皮带，最后用布把那匪首的长剑裹起来。他打算把剑送给公主作为那天路上恶战的纪念品，估计这会是她高兴。

不一会，男仆又返回，飞快收拾好杰里米换下的服装，然后带他走下一条长廊。在楼梯平台对面，有一面装有威尼斯精美玻璃的穿衣镜，杰里米瞅见自己的尊容，不禁张口结舌。现在面目全非，没人能认出他了。

到了底楼，男仆把他带到宫殿后面的一道门前，门外是一条河道，那儿有一条威尼斯平底船。杰里米登上船，一位精干的威尼斯船夫旋即撑船离岸。他摇着船儿在城里的各条河道里穿来穿去，最后驶入圣玛科海湾。那儿，商船如云，欧洲各国的旗帜五光十色，迎风飘舞。

船夫荡着平底船在密集的船只中穿梭，杰里米看见三艘大帆船泊在海湾另一头。船身窄窄的，露出水面老高，远远望去，像是不堪一击；接近一瞧，它们远比想像的坚固，船上强大的火力令人惊讶。舰队中最大一艘的长度，接近美国的快速炮舰，它上面配备有十二门发射十八磅重炮弹的火炮和六门发射二十四磅重炮弹的大炮。在另外两艘较小军舰的上层甲板上，密密匝匝地安置着发射六磅和九磅炮弹的火炮。

水面上，下层甲板边，可以看到一长排橈桨。杰里米有些惊讶，舰队居然

是靠奴隶、战俘和服役犯来推动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几艘船远远离开其它基督教国家的商船，独自泊在海湾中比较僻静水域的原因。不过，土耳其人并不全靠人力，每艘船上都挂有三面三角风帆；风帆染成鲜艳的黄色，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每艘船的桅顶上都悬挂着一面鲜红的、四周饰着金边的土耳其国旗，旗子在微风中飘扬。杰里米登上大船甲板时，习惯地朝旗子敬礼。

他的举动使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军官很高兴，军官满面笑容，领着他朝船尾的高层甲板走去。那儿竖起了两个丝绸帐篷，大帐篷前，三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正在用羔羊和大米做饭，罐子搁在仔细建造起来的火坑上，火坑用厚石头垫着，保护木甲板。甲板上站着个粗壮的宽肩男子，衣服装饰着金镶边；他一边凝视着下面，一边捋着灰胡须。

杰里米走近时，灰胡须按伊斯兰礼节触摸左胸，嘴唇和前额。杰里米照此回礼，他那锐敏的眼睛显露出几分惊奇：“我叫穆斯塔法·可罗，三级帕夏(帕夏——土耳其官衔)，本舰队司令。受君主之令保护公主。愿真主与您同在。”

“愿真主与您同在。”杰里米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心里暗想，自己的确一圈圈地上升，以前造访君士坦丁堡时，曾见各级帕夏在大街上车来马往，但却无缘交谈。

穆斯塔法·可罗打量了美国人片刻，郁郁地叹了口气：“你使我输了一笔可观的赌注。”

“怎么回事？”杰里米茫然地问。

“那位近卫步兵团的帕夏显然比我更了解殿下。他确信公主这趟旅行会带回一个法国情夫，我不信，打了个赌，这下我可欠他五十头羊还有一把我最心爱的匕首罗。”

杰里米涨红了脸，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冲着那土耳其人劈面一拳。他告诫自己，这是异域他乡，此地的习俗和思维方式与自己的迥然不同。

“我得承认，”穆斯塔·可罗接着说，“我很吃惊。我认为可汗应当理智些，不该同一个异教徒搅在一起。我估计你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又细细地审视了杰里米一番，“不错，你看上去不是无能之辈。我希望你免遭其他人的下场。”

杰里米惊骇不已，正待开口，一声角号划破了宁静。只见一长排平底船划近了军舰。荡桨的大都是配着短弯刀的土耳其人，中央那艘大船上，一群侍女簇拥着公主。她也换成了东方服饰。杰里米盯着她，虽说这是同一个人，但她外表的变化着实令人吃惊。

她的头发梳束在脑后，双耳戴着金耳环，那形状像是鸟笼，两边各垂一块细小的金子和一个珐琅质的鸚鵡。上身是一件长袖露腰上衣——乳房下裸露着。那红色的帛缎外衣上饰满红绿宝石，在阳光照射下令人眼花缭乱。裤子是厚红丝绸，在脚踝处用缎带束住。脚上是金线刺绣的红缎子高跟拖鞋。这身东方装饰使她看上去比以前更为妖冶动人，但也使她显出一种神秘莫测的神态。

帕夏慌忙上前迎接，杰里米站在他身旁。公主款款移步登上主甲板，接受官员和船员的额手礼。船上的奴隶们全都匍伏在长凳上，他们除了块遮羞布外全身赤裸，束缚他们的链子就锁在长凳上。穆斯塔·可罗脸朝下匍伏在甲板上，他身后的两名年轻军官似乎要等杰里米照此办理之后再下拜。虽说杰里米愿意入乡随俗，但他却难以容忍如此卑躬屈节的耻辱。

然而那两名军官正朝他怒目而视，他感觉到，倘若自己露出被认为是对这位可汗公主不恭的迹像，他们会一剑把他戳穿。要想不卷入一场恶斗，只有俯着贴耳；另外，想到自己含辛茹苦奋斗的目标，他只得把自尊踩在脚下朝这女



人下拜。他爬在地上暗自嘀咕：没有任何女人值得我下拜，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

尽管他在心里自我安慰，可并没因此感受到好受些。公主从他面前匆匆走过，根本不屑朝他下拜的地方抛来一瞥；更有甚者，路过他面前时，她还轻轻窃笑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尊严丧失殆尽。

按计划，船队立即扬帆启航，三艘船缓慢而气势雄伟地穿过亚得里亚海，进入地中海。现在，生活日程变了，杰里米很难见到公主，他成天很悠闲，大多数时间都同那些近卫军官呆在一起，他们护卫着公主的最后一程。|

由于无事可干，他就向这些军官打听关于近卫军的结构、纪律、训练和战术。这些土耳其人对自己的军队颇为自豪。尽管他们回答时彬彬有礼，但杰里米感到，同他交往，他们有种屈尊俯就的神态。最初，杰里米以为这是由于自己是非穆斯林教徒，他们对此有种天生的轻蔑；后来他发现，同穆斯塔法·可罗一样，这些近卫军之所以瞧不起他，是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情夫。

杰里米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蔑视。他天天盼望着到君士坦丁堡的日子，同时，也不时在盘算，什么时候去找公主相助最为合适。最后决定，最好是上岸的前一夜。这样，要是他能说动她代他向苏丹进言，她就没多少时间来反悔。

到土耳其还剩下两天航程时，海上单调乏味的生活被一个偶然遭遇打破了，这使杰里米获得机会观察土耳其海军的战斗能力。地中海东部水域处于苏丹的绝对控制之下，在这儿要是发现了非友好国家的船只，土耳其人决不善罢甘休。那天中午时分，旗舰上最高桅上的瞭望哨高声叫喊：发现一艘外国船！

舰队马上朝它扑近，杰里米发现那是艘老式商船，约四百吨，船上飘扬着英国旗。穆斯塔法·可罗一路上也百无聊赖，一心想找点刺激，眼前可是个绝好的机会，露两手给公主瞧瞧。

他一声令下，两艘较小的船从左、右两舷扑上去，他则指挥大船居中冲击。公主派人把杰里米叫到她的私人甲板，杰里米赶到时，她正躺在用垫子垫高的小沙发床上，等着瞧热闹。穆斯塔法·可罗打信号令英船落帆抛锚，对方不予理睬。帕夏于是下令冲着它船头开炮。

一门发射十八磅的炮弹的大炮立即开火，不过，令所有土耳其军官懊丧的是这一炮偏得太远。英船拼命想加速逃走。帕夏恼怒不堪，试图弥补那几名炮手的无能，他下令手下的人击沉它。四、五门更大的炮开火了，然而，居然没有一弹碰巧击中目标。杰里米惊讶得缩缩脖子。公主正注视着他，她伸手碰碰他手膀。

“毋庸置疑，你要技高一筹，”她说。“怎样，露一手我瞧瞧？”

杰里米记不清向他们发射过多少炮弹。不过，那是两方交战。可眼前只是条没什么战斗力的、吨位也比己方少得多的小船，他不愿纯粹为了娱乐而向它开火。“不，谢谢。”他说，“我已经生疏了。”

公主扬起她修饰过的眉毛，然后扭过头。这时，那两艘较小军舰发起进攻。英船拼命抵抗，虽说它只有几门六磅炮弹的小炮，击中的次数却比对方多，右舷那条船竟遭英船连连击中。但土耳其舰队占绝对优势的火力和舰只决定了这场海战的胜负，十五分钟后，英船起火。

穆斯塔法·可罗派那两艘船抵近厮杀，一队队士兵蜂涌上英船甲板。不一会，抓出了一群俘虏，英船已燃起了熊熊大火。俘虏被押上旗舰，在近十名满脸硝烟的男俘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

姑娘大约 20 岁，苗条高挑，线条柔和。杰里米宽慰地想：对土耳其妓院老

板说来，她显得太瘦，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为穆斯林喜欢女人肥胖圆润。在那顶装饰着鸵鸟羽毛的宽边草帽下，红色的秀发飘荡，虽说那绿色的眼眸中含着明显的恐惧，但柔和而坚定的嘴和下颚却展示出稳沉的性格。

穆斯塔法·可罗冲着俘虏们龇牙咧嘴地一笑，命令他们站成一排。有几个男俘已是精疲力竭，但全部昂扬不屈。那姑娘也稳定了情绪傲然地站得笔直。帕夏从皮带上抽出一把宝石手柄刀，慢悠悠地从俘虏前走过。“这位，还有这家伙。”他边说边用刀尖触碰俘虏，“看上去年轻强壮，交近卫军使唤，其他人作划船奴隶。这女人嘛，上岸后卖掉，注意多拿点饭喂她，卖个好价钱。至于卖的钱，”他讨好地说，“送给殿下作为今日这场游戏的纪念。”他望着公主，满脸堆笑。

公主若有所思地蹙着眉：“把那荡妇推近点，剥掉衣服，让我们瞧仔细。”

姑娘被拖过来，帕夏用刀割开她淡绿色缎子外衣，然后劈下裙子，剥得只剩衬衣。尽管阳光灿烂，姑娘却索索直抖。公主微微一笑：“我们一直想要一名法兰克侍女。只要摧毁他们的精神，法兰克人会成为最优秀的奴隶。留下她啦。”

“我的天。”杰里米不禁用英语哼出声。

姑娘愕然地瞪着他，公主扫了他一眼：“现在你有点事干了。弄清她身份，告诉她的命运，警告她，要是不学会俯首贴耳，她可爱娇柔的后背将是血痕斑斑。”

杰里米咬咬牙，控制住自己，转向姑娘：“你叫啥？”他声音沙哑。

“玛丽·艾丽丝。”她回答，紧接着又轻蔑地说：“用不着问你的尊姓大名，英国的叛逆——与这群强盗同流合污。”

“我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他急促地说，“没时间告诉你我怎么会在这儿。”他告诉她，她的处境不妙，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补充说：“我将尽力帮助你。”

玛丽·艾丽丝目光灼灼地望着他，没吭声。仅仅几个小时前，她还是个快乐而自信的女人，一心指望舞台生涯中大展身手。可现在，父亲最害怕的事发生了，她落入这些敌对的、野蛮人的魔掌。搞不清心中是愤怒多呢还是恐惧多。她只能默默祈祷，但愿她的表弟表妹——她同他俩被折开了——免遭厄运。

甲板那边一阵骚动，杰里米看见一名军官押着两个俘虏走来。俘虏一男一女，双手反剪。两人相貌酷似，毫无疑问是对孪生兄妹。显然，他俩为自由作了拼死搏斗，年轻男子额上有一道刀伤。

“这对男女企图乘轻便小船逃跑，被抓获。”军官报告穆斯塔法·可罗。

公主饶有兴趣地审视这对双胞胎：“把他俩带近点。”

军官下令他俩走过去，但两人拒不从命。“我们是大英臣民。”罗伯特·泰特宣称，“还有这位艾丽丝小姐。请你们放明白点，你们劫持了一位最著名……”

“住嘴，罗伯特！”玛丽嚷道，“别提我身份，那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公主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可没工夫浪费时间，把他俩的衣服也剥掉，让我仔细审视。”

刀光闪闪，罗莎琳德呻吟着，被剥得只剩下贴身衬衣。

在剥罗伯特·泰特衣服时，他又踢又骂。这英国人没意识到，他此刻已是人家俎上的鱼肉，反抗只会吃更大的苦头。杰里米用英语喊道：“安静点，小伙子，否则你要为你那傲慢付出惨重的代价。”

罗伯特停止挣扎，瞪着他，罗莎琳德亦如此。他觉得玛丽·艾丽丝正在审视他，在想他是何人，是否真心助一臂之力。

罗伯特和罗莎琳德被短弯刀抵着，推到公主面前。公主似乎觉得挺有趣，说：“还从未有过孪生兄妹侍奉过我，我也许得把这个小伙子阉割掉，以便让他住在闺阁之中。唔，是得考虑考虑。”

罗伯特被他妹妹、玛丽和自己所受到的虐待激怒了，把杰里米的警告抛到脑后。他飞起一脚踢在穆斯塔法·可罗的胫部。这一脚有些分量，但后者却表现出土耳其统治阶层那种典型的冷漠，他吸了口气，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

杰里米深为英国男人的安危担忧，准备上前抑止住他，但转念又觉不妥，不能让同情心坏了大事，可帕夏黑眼眸里的闪闪凶光又使他不安。

“求求你，罗伯特！”玛丽喊道。“你要给我们惹下大祸！”

她很明智，但罗伯特正气得发疯，不顾一切后果。他被剥得一丝不挂。眼前这位挂着笑的女人令他讨厌。她盯着他的生殖器说道：“对，我相信我将要他牺牲他男性的阳刚，以享受侍奉我的快乐。”

罗伯特并不懂她的语言，但他清楚她是在拿他取乐，她的眼光也使他受不了。他气昏了头，几乎是无意识地，他“呸”地一口朝公主脸上啐去。

公主抹了胭脂的脸刷地变得煞白，但她纹丝不动，她打算揩去脸上的唾液。“穆斯塔法·可罗。”她不动声色地说。

“在，殿下。”罗伯特的举动也使这位帕夏惊骇不已。

“竟敢冒犯羞辱一个流淌着奥斯曼血液的人，对这家伙你懂得如何处治。”

“我懂，殿下。”

“让那可恨的异教徒领受应得的惩罚，并让被抓获的两个女人在一旁观赏，以长点见识。”公主语调平稳干瘪。

穆斯塔法·可罗有些迟疑，他显然领教过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力，知道这会引来不妙的后果。但苏丹的表妹下了令，帕夏绝不敢有违。他转身发令，一根绳索捆在罗伯特腋窝下。转眼间，他已被悬吊在帆桅上荡来荡去。

“你们救不了他。”杰里米用英语对两女俘说，“闭上眼别看。他冒犯的是苏丹的表妹，只有愿上帝垂怜他的灵魂。”

玛丽受过长期的演员训练，她冷静沉着，气度轩昂地站得笔直，这场强迫她观看的悲剧似乎对她影响不大。不过罗莎琳德控制不住自己，虽说她还不知道心爱的胞兄会有什么下场，但眼前的情景足已使她心碎，她尖声嚎叫起来

杰里米一个箭步跨到她面前，抽出短弯刀，土耳其人来不及阻拦。“闭嘴，你这小蠢货。”他边说边在她裸露的肩上拍了一掌，“你要老是这么嚷嚷，苏丹的表妹会对你下手的。”

“我不管！”她抽抽搭搭地说。

杰里米知道，非得让她头脑清醒，他伸手“啪，啪”掬了她两个耳光。公主露出一丝微笑，不打算干涉这小插曲。

玛丽·艾丽丝眼中流露出醒悟的神色，她厉声说：“照他的话做，罗莎琳德！他也许是个叛逆，但他是为你好。”

罗莎琳德好容易安静下来。

一名土耳其人递给穆斯塔法·可罗一根长长的牛皮鞭子，那是用来惩罚下层甲板那些悲惨的划桨奴隶的。杰里米看见鞭子，不禁倒吸了口冷气。帕夏仔细瞄准，鞭子呼啸而出，罗伯特·泰特光溜溜的肉体上旋即出现了一道长长的、难看的鞭痕。公主双目闪闪发光，玛丽·艾丽丝啞啞嘴唇，未动声色。罗莎琳德轻声呻吟着，无意识地靠在杰里米身上。杰里米悄悄地支撑着她，没有用手。

公主悄声对站在身后的仆人嘀咕了几句。仆人赶紧走下底层甲板，不一会

同一位奴隶监工返回。监工手执长鞭，那是专门用来督促奴隶拼命干活的。他抽鞭的技艺炉火纯青。监工不待吩咐，径直望了一眼吊着的目标，娴熟地挥出鞭子。他似乎没用什么劲，牛皮鞭展开，鞭梢绕在罗伯特面部。鞭子抽过之后，他脸上留下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恰如给刀子割了一刀。

霎那间，杰里米明白了这青年面临的劫难。公主打算一鞭一鞭抽烂罗伯特全身的皮肤，这年轻人将遭受难以忍受和难以想象的痛苦。如此残酷地折磨一个人来满足报复心理，实在太过份了。

他迅速从皮带上抽出他那笨重的长管手枪。他心里明白，必须一枪击中。

玛丽·艾丽丝看见杰里米手中的枪，模糊猜到了他的打算。她眼眸中交织着震惊和迷惑的神色，但她很快明白了，也默认了眼前无法改变的事实。

她不敢对罗莎琳德讲话，只能眼睛向她暗示。罗莎琳德明白了她的意思，浑身一震，象是监工的皮鞭抽在了她身上。

监工又是一鞭，罗伯特肩上马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淋漓的鞭伤。罗伯特咬紧牙关，拼命忍住没尖声嘶叫。

公主微微一笑，舔了舔嘴唇。显然，眼前的情景颇使她赏心悦目，那英国小伙越是痛苦，她越是心花怒放。

没人注意杰里米，他举枪仔细瞄准，他可能只有一次机会。

杰里米站稳身子，枪管指向罗拍特头部，毫不晃动。他缓慢而稳沉地扣动枪机，枪声使甲板上的人猝然大吃一惊。

族拥着他的那些土耳其上层人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杰里米已大功告成。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罗伯特，只见一粒子弹端端正正地从他前额正中穿了进去。

公主再也无法享受她报复的快乐了。

公主直愣愣地盯着杰里米，当她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气得眼眸冒火，双颊红涨。然而穆斯塔法·可罗则不同，对这位公主的“情夫”，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敬意。

玛丽·艾丽丝对这位几分钟前的“叛逆”刮目相看，她意识到他的勇气，感激他解除了不幸表弟的地狱之苦。

罗莎琳德却颓然崩溃，她只是意识到，她已经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哥哥。她几乎昏厥过去，杰里米抓住她手臂一阵猛摇。

他毫不理睬公主，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厉声下令：“把尸体解下来！”

几个土耳其人赶紧执行。

“用缴获的英国旗将尸体裹起来。”

土耳其人有些迟疑，但他语气带有一种不容违抗的权威。犹豫片刻之后，他们匆匆去拿来了那面英国国旗，用它包裹好已经有些僵硬的尸体。

杰里米还有件事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走到船栏边。挥手让土耳其人抬起国旗包裹的尸体，然后，他低下头，低沉但却清晰地诵道：

“我不再是只迷失的羔羊；上帝，我的牧羊人，

他让我置身绿草茵茵的牧场；

把我带到静静的湖边。

他复苏我的灵魂，带领我踏上平坦的小径。

虽说我穿过死亡之谷的阴影，

但却没有对恶魔的恐惧，

因为你与我同在，那羊鞭和牧杖抚慰着我。

面对我的仇敌，你为我备下一张桌子，

你用油涂抹我的头，我的杯中美酒四溢……”

杰里米猛一挥手，土耳其人举起旗子包裹的尸体，投入大海。他默默站在栏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脸上毫无表情。尸体没入碧波中之后，他霍地转身，大步朝自己的舱房走去，根本不屑朝公主方向瞅一眼。他的态度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尽管她是伊斯兰统治者的亲戚，尽管她声势赫然，但她却不能驾驭她的情夫。

玛丽·艾丽丝还没从一连串的惊骇中恢复过来，但她盯着他的背影暗自思忖，不知对这位颇具独立意志的男子是否应改变看法。显然，为干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事，此人是顾后果的。虽说还弄不清他的身份，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但她却一心指望他能拯救罗莎琳德和自己。

西风阵阵吹来，舰队船帆大张，乘风破浪，驶越爱琴海，直奔土耳其。杰里米闲荡着，直到旗舰上的人都已安寝后，才拔腿朝公主和其随从住的甲板走去。公主仍旧穿着白天的那套服装。她斜依在堆在甲板上的一叠枕头上，手肘支着身子。杰里米进帐时，她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

“你当然知道我们旅行快大功告成了。”她丝毫未流露出有何不满。

“对这事我一直念念不忘呐。”他说的是实话。

“并且你还想来找我。”她非常自信，想迫使他承认他的渴望和对她的需要。

“再没比这更为渴望的了。”杰里米说，直端端的望着她。

公主看上去颇为得意：“这么说来你承认你错啦。”

“哦，我坦率承认。”杰里米心里暗想，几句话语于己无妨，但却可以帮他达到目的。公主既不是他以虔诚的姿态玩弄的第一个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正如你我十分清楚的那样，你伤了我的自尊，所以我不得不报复，说实话，你一直占据着我的心灵。我们很快就要分道扬镳，因此，我决定用不着再自欺。”

要是换了其它女人，一定会被他这番话打动，但公主却不是易被愚弄的角色。不知是杰里米的语气还是神态，引起了她的疑心，她笑意顿消：“你有理由来赢得我的宠爱。”她厉声说，激他向她挑战。

他大脑飞快旋转，试图想出个适当的答复。要救眼前的急，最容易的是直截了当地拒绝她的挑战。但这又会给今后造成被动，那时她一定会命令他马上出去。另外，对那两个英国人质也会带来麻烦，怎样搭救她俩，他还无计可施。

突然，一声牛角号撕裂了夜空，接着一声又一声。号声把杰里米从进退两难之地救了出来。公主陡然一惊，翻身跳起，跑到外面甲板，杰里米紧随其后。人们从四下里跑出，杰里米一眼看出，他们是冲各自的战斗岗位奔去。他还没来得及搞清发警报的原因，只见穆斯塔法·可罗已奔上楼梯，朝公主跑来。

“殿下，到下面去！”他吼道，慌乱得顾不上应有的礼仪，“一艘英国炮舰追了上来，马上要开火！”他边说边指向船尾。

一艘装有四十二门炮的军舰正疾速扑来，杰里米透过夜色凝目望去，尽管是夜晚，军舰也高扬着旗帜。月光下，他认出那是英国军舰旗。军舰炮眼全都打开，甲板上晃动着模糊的、穿白制服的人影。显然，它追上来要报一箭之仇，或许是为了营救俘虏。杰里米自然不知道，此船正是皇家海军护送商船的军舰，在意外的耽误之后终于赶了上来。

“我们就在此处观看你把异教徒埋葬海底。”公主信心十足。

杰里米可不这样认为，在对商船一战中，他已领教了土耳其人的战斗力。穆斯塔法·可罗未表露自己的看法，他匆匆返回手下人之中。主甲板上，土耳

其人乱糟糟地你冲我撞，军官们的命令互相矛盾。一群人费不尽力把炮从架子上拖下来，但又同其他炮手们挤成一团。另外两艘小军舰，不从左右两侧展开队形，反而向旗舰靠拢，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在这期间，英舰已沉着冷静地作好了战斗准备。其船长和船员们的航海技艺无懈可击，每一步都显得胸有成竹。它一个漂亮的抢风转航，左舷对准了土耳其人。位置刚一摆好，它就对位于它和旗舰之间的军舰发射了三炮。杰里米清楚地知道，英舰上的官兵正在调整射程。

那艘小舰既不溜走，也不靠近英船，这本是较好的战术，可它一动不动呆在原地，用它的九磅炮弹向对方开火，炮弹离目标偏了十万八千里。杰里米不禁缩了缩脖子。他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不出所料，英舰左舷的二十一门炮轰然齐射，刹那间地动天摇。

小舰一阵颤抖，几秒钟后，军舰已成废物，大批船员死于非命。另两艘土耳其军舰一起开火，但英舰毫不理睬，又朝目标齐射。硝烟散去，杰里米看见另一艘小舰已严重倾斜，舰首怪异地刺向天空。船员纷纷跳海，拼命逃离死亡之船。

公主脸色煞白恼怒不已，不相信她的斗士们会遭此惨败。不过杰里米没工夫去管她，因为英舰已转炮轰击旗舰。几发试射落在靠近船首的地方，这艘雄伟壮观的大船一阵晃动，断木残屑四处乱飞，几名锁在长凳上的奴隶转眼送了命。

穆斯塔法·可罗正扯着喉咙呼叫，他手下的人还在徒劳地一炮接一炮地打。杰里米清楚得赶快拨刀相救，否则就得一块完蛋。倘若英国人控制了土耳其战舰，俘虏们自然会得救，但那也意味着自己使命的终结，甚至还要把自己的命赔进去。他拔出短弯刀，冲下主甲板，气汹汹地舞着刀，迫使几名军官后退。他怒冲冲的抓住帕夏的肩膀一阵猛摇。“把炮口降低！”他吼道，“高出海平面。”

土耳其人服从了命令，使他们惊愕的是，三炮都击中了目标。其中一炮削去了它的主桅，另一炮在后甲板上开花。但此刻英舰的炮弹已接二连三地在旗舰上爆炸，土耳其人伤亡惨重。杰里米不顾危险，从一门炮奔到另一门，下令改变射角，把沉重的炮弹准确地倾向英舰。他身旁到处是垂死的土耳其官兵。当某门炮哑了时，他就听见伤员的声声惨叫。

他已不清楚这场殊死搏斗持续了多久，只知道双方大炮都还在隆隆炸响。土耳其人感到有位能手在指挥他们，大受鼓舞，战斗力猛然增强了很多。不过，杰里米担忧英舰会摧毁那艘不太坚固的小岬。出乎他意料，英舰突然停火，被迫朝西方退去。旗舰的炮火够不上它了，土耳其人发出狂烈的欢呼。穆斯塔法·可罗出现在杰里米身旁，热情洋溢地拥抱满身硝烟火药的美国人。“太妙啦！”帕夏嚷道，“我从没见过如此神妙的射击！就算你是公主的情夫，但你却是全伊斯兰最优秀的炮手！”

“追上去！”杰里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们现在可以击沉它了！”

穆斯塔法·可罗摇摇头。战痕斑斑的旗舰甲板上到处是豁开的洞口，两根三角帆倒在一边。“我们也受到重创。现在只能拼全力朝君士坦丁堡驶去，但愿真主保佑我们平安抵达。”

杰里米定睛一瞧，舰船果然损伤严重，他进一步给予帕夏帮助。

正当他们在船尾监督清扫残骸时，从公主的小甲板处传来女人闷抑的抽泣。那块甲板居然未遭损毁。杰里米吃了一惊，探询地望着帕夏。

“殿下对我们在你挺身相救之前所表现出的无能大为恼怒。”穆斯塔法·可

罗说，掩盖不住语气中的讥讽。“出于某种原因，她对你赶走了敌舰的事实非常不快。所以，她下令把那英国女俘——两个中矮的一个——押到面前受鞭笞之苦，以解除她心中的烦乱。她宣称，这是要教训那荡妇学会俯首听命，我了解那些皇室贵族，只要他们心里不痛快，就要把怒气发泄到那些倒霉的人身上。”

杰里米拔腿朝上面甲板走，穆斯塔法·可罗抓住他手膀：“别去插手！”

“但是——”

“听我的话！”穆斯塔法·可罗说，声音坚决但却充满同情，“今晚你为穆斯林立下汗马功劳，毫无疑问会获得重奖，不过你没权阻止鞭打一位奴隶。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并且殿下有权决定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就象我们都是她的奴隶。虽说你在我们和真主眼中是位赫赫英雄，但如果你执意要去，我也没有退路，只得下令宰了你。”

36 小时后，刚好在黎明前，这艘四处漏水的战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挣扎着驶入波浪滔滔的马尔马拉海。中午时分，接近了君士坦丁堡的海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的金角湾。一群帆船前来迎接，其中有几艘威武堂皇的大船。然而穆斯塔法·可罗毫不理睬，趾高气昂地驾驶着他的战舰直奔泊锚地。

杰里米望着高耸在城市七个山岗上的、那熟悉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那儿将决定他使命的成败。他自信已同穆斯塔法·可罗交上了朋友，频频的并肩奋战使他俩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情。

另一件有利的事是，在过去的一天半中，他仅仅同公主打了个照面。他们中断了的交谈未能重提，杰里米认为这太好不过了，对自己心境的安宁和任务都大有裨益。穆斯塔法·可罗一再向他保证，他的指挥才能和勇敢一定会大受嘉奖。不过他已打定主意，不要任何荣誉，只求获得苏丹接见的特别恩准。

船边驶来一艘富丽堂皇的、丝绸装饰过的大船，上面飘扬着饰着星和月的旗帜，那是苏丹的私人标志。一位显赫的主管走上旗舰，护送公主前往她的寓所。当她出现在上面甲板时，他们全部匍伏在她面前，围着她组成一个半圆，护卫她缓缓登上大船。

她的侍女们紧随其后，共十名，全都是厚厚的面纱，宽大的衣服。不过，杰里米断定，其中两名一定是英国女俘。对那两名妩媚可爱姑娘的怜悯之情，引起他心中一阵刺痛——把这对美人儿打入如此屈辱的奴仆之列，实在令人气愤。

海港司令，一位三级帕夏，驾着私人快艇来到旗舰，他用自己的快艇把杰里米和穆斯塔法·可罗载到岸上，那儿有一大队身着华丽制服的近卫军在等候。

杰里米骑上一匹高大的阿拉伯白色雄马，两旁骑兵排列，他同穆斯塔法·可罗策马居中，沿着斯坦布尔古老的大街疾驰而去。杰里米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艰辛而离奇的护送之路终于走完，雄伟宫殿和令人敬畏的高墙在前面赫然耸立……

注：此为我在 1987 年一个多月内匆匆翻译出的长篇小说（《THE YANKEE》中的一部分。原稿有 20 多万字，这儿只有十分之一。

此书可读性很强：异域风情、历史背景、人物刻画、爱情故事，惊险打斗等等，无不引人入胜，可惜，百分之九十的手稿经过数次搬家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这么一点，整理出来，发表在《雾都剑》杂志 2000 年第 9、10、11 期上。

